

# 《詩傳大全》與清代前期《詩經》 學關聯性探論

——以《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之專著為對象的考察

楊晉龍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

## 一、前言

清代是傳統中國學術的總結，是以清代許多著名學者對傳統學術的評價，就成為民國以後對傳統學術評價的重要參考，甚至是理所當然的結論。清代某些著名學者和書籍，曾經針對明代經學的表現，給予非常負面的評價，例如：皮錫瑞(1850-1908)所謂「經學至明為極衰時代」之類<sup>1</sup>。這類個人主觀性甚強的全面否定性批判發言，自不免有過當可議之處，然而卻成為民國以來一般經學教科書的

---

本文為科技部〈明清《詩經》官書和清代《詩經》專著關係研究〉(MOST 103-2410-H-001-079-MY2) 專題研究計畫的成果，感謝科技部提供經費與人力的協助。本文首先發表於二〇一五年九月四—六日由北京清華大學經學研究中心與上海交通大學經學文獻研究中心合辦，在上海交通大學召開的「第六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並於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例行學術月會」中發表。感謝大陸與會學者；本所蔣秋華、蔡長林、楊貞德、范麗梅等同人，以及政治大學車行健教授、廈門華僑大學馮兵教授、武漢大學博士生于浩等提供的卓見；同時感謝三位不具名審查學者的用心審閱；更特別感謝成功大學侯美珍教授與政治大學鄭雯馨教授，字斟句酌的詳閱初稿且協助糾謬補闕，使得本文的立論與行文，因而更為堅實可看，謹此致謝。

<sup>1</sup> [清]皮錫瑞著，周予同註：《經學歷史》（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頁289。

基本內容，於是也成爲相關研究者學習之際，最早接觸的基本常識，更由於「先入爲主」的「銘記作用」影響，進而成爲相關研究者不加質疑的「刻板印象」或「意識形態」，是以即使在清朝滅亡之後，這類評論依然不時出現在某些坊間的學術論著中，即使著名的大學者也不能免俗<sup>2</sup>，總是認爲明代經學衰落到極點，甚至毫無經學可言，清代經學和明代經學沒有任何關聯。大約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這種藐視明代經學或學術的氣氛纔逐漸減緩，但並沒有完全消失。

清代以來藐視批判明代經學的風潮，最具影響力的當屬顧炎武 (1613-1682)，顧炎武對明代《四書五經大全》「全襲」元人成書，毫無學術價值的「過當」批判論斷<sup>3</sup>，經由朱彝尊 (1629-1709)《經義考》、張廷玉 (1672-1755)等編的《明史》、紀昀 (1724-1805)等編的《四庫全書總目》(下稱《總目》)發揮張揚，於是成爲十八世紀以來經學界的定評。顧炎武等一類「似是而非」的批判性言論，今日雖已辨析清楚<sup>4</sup>。但由於顧炎武等清代學者與官方這類激烈批判《四書五經大全》的發言，長期以來成爲相關教學的基本常識，遂導致後代經學研究者受到潛移默化，因而產生一種相當嚴重的誤解，以爲清代經學和明代《四書五經大全》截然二分，並沒有任何關聯性。且截至目前爲止，似乎除王靜芝 (1916-2002)「清代《詩經》之學，在乾嘉之前，承明代的餘緒」的結論性睿見外<sup>5</sup>，觀察坊間清代經學史的相關研究論著，雖也有探討《詩傳大全》(以下簡稱《大全》)與清代官書《詩經傳說彙纂》(以下簡稱《彙纂》)關係的論著<sup>6</sup>，然實未見有將明代《四書五經大全》納入清代經學史討論者。就經學史的

<sup>2</sup> 清朝以來刻意貶抑明代學術與明代經學的言論，可參閱林慶彰：〈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頁79-145；拙著：《明代詩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年)，頁2-9等兩處所論。

<sup>3</sup> [清]顧炎武著，徐文珊點校：《原抄本日知錄》(臺北：臺灣明倫書店，1979年)，頁525-526，「四書五經大全」條。

<sup>4</sup> 顧炎武等評論《五經大全》抄襲元人著作問題的辨析，可參閱拙作：〈論《詩傳大全》與《詩傳通釋》的差異〉，《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8期(1996年3月)，頁105-146及拙作：〈《詩傳大全》來源問題探究〉，收入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年)，頁317-346。陳恆嵩：《《五經大全》纂修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

<sup>5</sup> 王靜芝：《經學通論》(臺北：環球書局，1982年)，上冊，頁329。

<sup>6</sup> 伍純嫻：《《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比較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關係探論：簡析明代

研究而論，此種是非不明的狀況，自不能等閒視之，不過探討整個《四書大全》和《五經大全》的範圍太大，故乃先選擇《詩經》和《總目》為對象，設計本研究，希望經由《總目》著錄的清代前期《詩經》詮解專著，或直接或間接引述《大全》的實際表現，用以瞭解《大全》進入清代之後，在《詩經》學中被接受的實況，且由於《彙纂》承襲甚多《大全》之內容（詳下文），《詩義折中》亦透過《彙纂》間接承襲部分《大全》的內容（詳下文），這兩部朝廷頒發的官書，乃是清朝士子必讀之書，因此一併納入討論。最終目的則是辨析清代經學和明代經學之間的傳承關係，因而有助於對清代經學史更深入的瞭解。

本研究探討《大全》在清代前期《詩經》學中被接受的狀況，主要是透過深度閱讀及搜尋文獻的實證分析方式進行，包括實質的紙本閱讀與電子資料庫設定關鍵詞的系統性搜尋。研究使用文獻以《四庫全書總目》收錄的專著為對象，理由是根據《總目·凡例》「今詔求古籍，特創新規，一一辨厥妍媸，嚴為去取。其上者悉登編錄，罔致遺珠；其次者亦長短兼臚，見瑕瑜之不掩。……至於尋常著述，……準諸家著錄之例，亦併存其目，以備考核。」<sup>7</sup>可知《總目》著錄的三類書籍，都是經過《四庫》館臣「嚴為去取」後的結果，相對於那些未被著錄的書籍，收入《總目》者顯然是《四庫》館臣認定學術價值較高的《詩經》學專著。再則《總目》對明代《四書五經大全》學術價值全面性否定的批評意見，觸目皆是，合理的推測，除同樣批判《四書五經大全》者外，對那些接受《大全》的著作，當該會有比較強烈的排斥感，若其中依然有接受《大全》者，則或者也正表示《大全》在清朝前期確實有其難以被排除的影響力。如果前述兩點基本認知沒有太大訛誤，則《總目》著錄的這些書籍，當可視為清代前期《詩經》學專著的代表性著作。因此本文所謂「清代前期」的《詩經》學專著，指的即是《總目》選擇收入的著作。本文研究使用的基本文獻，基於實際的需要與方便性，除

---

《詩經》官學的延續與發展》，《中山人文學報》第20期（2005年夏季），頁81-118。另外洪湛侯：〈《詩經傳說彙纂》解題：《詩經要籍解題》選刊〉，《杭州大學學報》第23卷第2期（1993年6月），頁110-113，簡介此書內容。吳蔚、劉莉：〈論《詩經傳說彙纂》之文學傾向：以〈關雎〉篇為例〉，《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頁66-70，討論此書的文學性。此兩文並未觸及《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的關係。

<sup>7</sup> [清]紀昀等：〈凡例〉，《四庫全書總目》，《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卷首3，頁2。以下簡稱「《四庫全書》本」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紙本書籍外<sup>8</sup>，同時還採用《文淵閣四庫全書》、《中國基本古籍庫》<sup>9</sup>、《中國方志庫》<sup>10</sup>等，直接呈現紙本書籍原貌的電子資料庫。由於這類掃描式電子資料庫與一般紙本內容並無差別，除非有文句上的問題，否則將不再徵引紙本文獻。研究進行的程序，除「前言」外，首先說明《總目》收錄書籍存佚的狀況，並考察諸書的成書年代；其次經由實際的搜尋考察分析，釐清諸書和《大全》之間的實質關係及態度；結尾則統整分析其中傳達的《詩經》學史意義，並探討此文的研究在經學史可能提供的協助。

## 二、《四庫全書總目》收錄清代前期《詩經》專著考實

《總目》收錄的清代前期《詩經》詮釋專著，包括收入《四庫全書》和未收入《四庫全書》而僅存其目者兩類。收入《四庫全書》的專著，就是〈凡例〉所謂「其上者」與「其次者」兩種，這些專著列在《總目》卷十六，總共有二十二部<sup>11</sup>。根據《總目·凡例》「至其編次先後，……以帝王各冠其本代，於義為允，……其餘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歲為之排比，或據所往來倡和之人為次，無可考者，則附本代之末。」<sup>12</sup>可知《總目》諸書排列次序的原則，非盡與成書的時間相關，然本研究的重點係探討明代官書《大全》入清後，是否依然被接受而存在影響力，成書先後正可用以觀察《大全》影響力式微於何時？亦即可藉以觀察清代《詩經》學何時脫離《大全》的直接影響，因而遂盡量考察諸書成書時間及作者生卒年製成下表，以為討論分析之依據。

《四庫全書總目》著錄《詩經》專書表

姓名	編著者生存時段	專著名稱	成書時間（西元）
錢澄之	1612-1694	田間詩學	1689 序
王夫之	1619-1692	詩經稗疏	不詳
朱鶴齡	1606-1683	詩經通義	1682 跋

<sup>8</sup>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第72-80冊，以下簡稱「《存目叢書》本」。

<sup>9</sup> 劉俊文總纂：《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年），以下簡稱「《古籍庫》本」。

<sup>10</sup> 劉俊文總纂：《中國方志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1-2013年），以下簡稱「《方志庫》本」。

<sup>11</sup>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6，頁18-44。

<sup>12</sup> 同前註，卷首3，頁5。

陳啓源	1600?-1689	毛詩稽古編	不詳
李光地	1642-1718	詩所	1718 序
毛奇齡	1623-1713	毛詩寫官記	不詳
毛奇齡	1623-1713	詩札	不詳
毛奇齡	1623-1713	詩傳詩說駁義	不詳
毛奇齡	1623-1713	續詩傳鳥名卷 <sup>13</sup>	1707 後
姚炳	1724副榜	詩識名解	1707 序
陳大章	1659-1727	詩傳名物輯覽	不詳
惠周惕	1646?-1695?	詩說	不詳
楊名時	1661-1737	詩經劄記	不詳
嚴虞惇	1650-1713	讀詩質疑	不詳
王鴻緒	1645-1723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1727 序
顧棟高	1679-1759	毛詩類釋：續編	1753 序
黃中松	1700-1750 前後 <sup>14</sup>	詩疑辨證	不詳
范家相	1715-1769	三家詩拾遺	1760 序
傅恆	1720?-1770	御纂詩義折中	1764 告成
范家相	1715-1769	詩藩	1768 序
姜炳璋	1709-1786	詩序補義	不詳
顧鎮	1720-1792	虞東學詩	1768 刊

《總目》對於帝王下令編纂之書，不受原則限制而置於最前，故而根據編輯成書之年編入其中。因毛奇齡有四部專著被收入，故二十二部書的作者僅有十八位。

《總目》除「著錄」收入《四庫全書》諸書外，同時還包括〈凡例〉所謂「尋常著述……存其目，以備考核」<sup>15</sup>的「存目」之書，這類書籍收在《總目》卷十八，總共有三十五部<sup>16</sup>，由於沒有抄入《四庫全書》，故部分書籍已佚。「存目」諸書現在所知的資訊如下表：

《四庫全書總目》「存目」清代《詩經》專書表

姓名	編著者生存時段	專著名稱	成書時間（西元）	存佚
孫承澤	1592-1676	詩經朱傳翼	1672 序	存
提橋	1622 進士	詩說簡正錄	不詳	佚
吳肅公	1626-1699	詩問	不詳	存
張能麟	1632- 1683 前後	詩經傳說取裁	不詳	存

<sup>13</sup> 此書又作《續詩傳鳥名》，本文使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故依《四庫全書》著錄之名。

<sup>14</sup> [清]應寶時修，[清]俞樾纂：《（同治）上海縣志》（《方志庫》本）稱彭啓豐（1701-1784）亟賞之，王鳴盛（1722-1797）甚至致書願以為友（見卷 21 〈人物·黃烈傳〉，頁 1625。）是以推訂其生存時段如此。

<sup>15</sup>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首 3，頁 2。

<sup>16</sup> 同前註，卷 18，頁 1-20。

秦松齡	1637-1714	毛詩日箋	1700 序	存
張沐	1633-1714 前後	詩經疏略	1675 序	存
王鍾毅	1661 貢生 <sup>17</sup>	詩經比興全義	不詳	佚
徐世沐	1625-1717	詩經惜陰錄	不詳	佚
毛奇齡	1623-1713	白鷺洲主客說詩	不詳	存
毛奇齡	1623-1713	國風省篇	不詳	存
姜兆錫	1670-1749 前後	詩蘊	1744 序	存
趙燦英	1681 貢生	詩經集成	1690 序	存
冉覲祖	1638-1719	詩經詳說	不詳	存
黃叔琳	1672-1756	詩統說	不詳	佚
方棻如	1685-1730 前後 <sup>18</sup>	毛詩通義	不詳	佚
李鍾僑	1679-1732	詩經測義	不詳	佚
應麟	1700-1772 前後	詩經旁參	1751 刊	存
陸奎勳	1663-1738	陸堂詩學	1714 序	存
王夢白 <sup>19</sup>	1680 前後	詩經廣大全	1682 序	存
陳曾	1680 前後			
王承烈	1673 進士	復庵詩說	不詳	佚
閻若璩	1636-1704	毛朱詩說	1722 前	存
顧昂	1724 舉人	詩經序傳合參	不詳	佚
諸錦	1686-1769	毛詩說	1756 序	存
劉青芝	1676-1760 ?	學詩闕疑	1731 序	存
張敘	1690-1776	詩貫	1753 序	存
謝起龍	1666-1735	毛詩訂韻	不詳	佚
夏宗瀾	1700 前後 <sup>20</sup>	詩義記講	1732 序	存
徐鐸	1693-1758	詩經提要錄	不詳	存
王心敬	1656-1738	豐川詩說	1738 前	存
葉酉	1754 貢生	詩經拾遺	不詳	存
史榮	1736-1795	風雅遺音	1743 序	存
許伯政	1700-1784	詩深	1754 序	存
紀昭	1717-1770	毛詩廣義	不詳	佚
范芳 <sup>21</sup>	1670 前後	詩經彙詁	不詳	佚
姜文燦	1663-1705 前後	詩經正解	1684 序	存

<sup>17</sup> [清]韓佩金修，[清]張文虎纂：《（光緒）重修奉賢縣志》（《方志庫》本）謂王鍾毅為順治辛丑恩貢生（卷9〈選舉志〉，頁480）。

<sup>18</sup> [清]李詩績修，[清]陳中元續纂：《（光緒）淳安縣志》（《方志庫》本）稱其「康熙辛卯(1711)與兄，佐學使者張公論文於江南」（見卷10〈文苑·方棻如傳〉，頁906）。又〈藝文〉錄其〈恭紀乙酉(1705)南巡蠲免浙省地丁銀米兼諭民以安分節用二十韻〉（見卷15，頁1466-1468）。其兄方棻如僅活了二十九歲，故推訂其生存時段如此。

<sup>19</sup> 「王夢白」或誤作「黃夢白」。

<sup>20</sup> [清]盧思誠修，[清]季念詒纂《（光緒）江陰縣志》（《方志庫》本）：夏宗瀾為乾隆二年(1737)附監生（卷14〈選舉志〉，頁1506）。但他又是楊名時(1661-1737)的學生，故推訂其時代如此。

<sup>21</sup> 此「范芳」即〈詩經六帖重訂提要〉中的「范方」，見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

《總目》「存目」著錄的三十五部書，作者共有三十五位。其中十一部已佚失，現存二十四部雖非全部，但接近「存目」全部書籍的七成，當該具有實質的代表性。

《總目》收錄的清代前期《詩經》專著原有五十七部，共五十二位作者。現存四十六部，其中毛奇齡收錄六部，范家相收錄二部，《詩經廣大全》則是王夢白與陳曾合著，是以作者總數為四十一位。以下即根據此四十一位作者的四十六部專著，考察是否有直接或間接稱引《大全》為說的狀況，進而藉以探討分析清代前期《詩經》學專著和《大全》的關聯性。

### 三、清代前期《詩經》專著運用《大全》狀況考實

《總目》收錄書籍次序的排列，除清朝帝王的著作及帝王下令編纂的著作外，主要以作者的年齡、進入官僚系統時間為判斷基準，《總目》這樣大部頭的書，當然也會偶有判斷訛誤之處，但可信度還是相當高。由於「著錄」和「存目」分開排列，這四十一位作者年齡和生存時代的前後，並無法有效呈現。本文隸屬於經學史研究的範圍，「時間」在研究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且「著作時間」無法與作者的「生存時間」截然二分，因此在實際的搜尋探討之先，自有必要打破《總目》「著錄」與「存目」的界線，重新排列作者的先後次序。經由考察調整後，根據生存時段的先後，將這四十一位有成書存世的編著者，專著收錄的叢書與討論排列次序等製成下表：

四十一位成書存世編著者前後次序與收錄狀況表<sup>22</sup>

次序	編著者	書名	收錄叢書
1	孫承澤	詩經朱傳翼	《存目叢書》第 72 冊
2	朱鶴齡	詩經通義	《四庫全書》第 85 冊
3	陳啓源	毛詩稽古編	《四庫全書》第 85 冊
4	錢澄之	田間詩學	《四庫全書》第 84 冊
5	王夫之	詩經稗疏	《四庫全書》第 84 冊

卷 17，頁 17。據〔清〕楊受廷修，〔清〕馬汝舟纂：《（嘉慶）如臯縣志》（《方志庫》本）稱其與韓慕廬同時（卷 16〈儒林·范方傳〉，頁 1227）。韓慕廬即韓熒（1637-1704），故推訂其生存年代如此。

<sup>22</sup> 此表係接受侯美珍教授與鄭雯馨教授之建議而製，較原先僅舉姓名之敘述方式更為清楚，謹此致謝。

6	毛奇齡	白鷺洲主客說詩	《存目叢書》第 73 冊
		國風省篇	《存目叢書》第 73 冊
		毛詩寫官記	《四庫全書》第 86 冊
		詩札	《四庫全書》第 86 冊
		詩傳詩說駁義	《四庫全書》第 86 冊
		續詩傳鳥名卷	《四庫全書》第 86 冊
7	吳肅公	詩問	《存目叢書》第 73 冊
8	張沐	詩經疏略	《存目叢書》第 73 冊
9	張能麟	詩經傳說取裁	《存目叢書》第 73 冊
10	閻若璩	毛朱詩說	《存目叢書》第 77 冊
11	秦松齡	毛詩日箋	《存目叢書》第 73 冊
12	冉覲祖	詩經詳說	《存目叢書》第 74-77 冊
13	李光地	詩所	《四庫全書》第 86 冊
14	惠周惕	詩說	《四庫全書》第 87 冊
15	王鴻緒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四庫全書》第 83 冊
16	王夢白	詩經廣大全	《存目叢書》第 77 冊
	陳曾		
17	趙燦英	詩經集成	《存目叢書》第 74 冊
18	嚴虞惇	讀詩質疑	《四庫全書》第 87 冊
19	王心敬	豐川詩說	《存目叢書》第 79 冊
20	陳大章	詩傳名物輯覽	《四庫全書》第 86 冊
21	姜文燦	詩經正解	《存目叢書》第 80 冊
22	楊名時	詩經劄記	《四庫全書》第 87 冊
23	陸奎勳	陸堂詩學	《存目叢書》第 77 冊
24	姜兆錫	詩蘊	《存目叢書》第 73 冊
25	黃中松	詩疑辨證	《四庫全書》第 88 冊
26	夏宗瀾	詩義記講	《存目叢書》第 78 冊
27	劉青芝	學詩闕疑	《存目叢書》第 77 冊
28	顧棟高	毛詩類釋	《四庫全書》第 88 冊
29	諸錦	毛詩說	《存目叢書》第 77 冊
30	張敘	詩貫	《存目叢書》第 78 冊
31	徐鐸	詩經提要錄	《存目叢書》第 78 冊
32	姚炳	詩識名解	《四庫全書》第 86 冊
33	應麟	詩經旁參	《存目叢書》第 77 冊
34	許伯政	詩深	《存目叢書》第 79 冊
35	傅恆	御纂詩義折中	《四庫全書》第 84 冊
36	姜炳璋	詩序補義	《四庫全書》第 89 冊

37	范家相	詩瀋	《四庫全書》第 88 冊
		三家詩拾遺	《四庫全書》第 88 冊
38	顧鎮	虞東學詩	《四庫全書》第 89 冊
39	葉西	詩經拾遺	《存目叢書》第 79 冊
40	史榮	風雅遺音	《存目叢書》第 79 冊

上表即是《總目》收錄且至今依然流傳於世的書籍及其編著者，還有版本的狀況，下文即依此次序進行討論。

《大全》的性質是彙聚諸家相關解說為一書的「集解體」著作，底本除元代劉瑾（1310-1360 前後）《詩傳通釋》外<sup>23</sup>，還有明代朱善（1340-1413）《詩解頤》，且無論《詩傳通釋》或《詩解頤》均因《大全》稱引，受到普遍性的關注，故可以合理推斷清代前期《詩經》專著稱引「劉瑾」和「朱善」者<sup>24</sup>，當是直接或間接來自《大全》<sup>25</sup>，藉之以判斷該書和《大全》的關聯性，自非無根之論據。再者本研究的重點，主要是從「外部研究」的角度，探討經學專書傳播的問題，對象是《大全》，目的是瞭解《大全》這部書在清代前期《詩經》專著中，是否依然具備有被接受稱引的影響功能，因此只要能證明某書有實際稱引的事實，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即可證成而達到原先設計判斷的目的。至於該書引述

<sup>23</sup> 劉瑾生存年代不詳。〔清〕姚濬昌修，〔清〕周立瀛纂：《（同治）安福縣志》（《方志庫》本）謂其「晚更肆力《毛詩》，宗朱子《集傳》而參以眾說，又考證諸國世次，察其源流，辨其音韻，審詩樂之合，窮刪定之由，名曰《詩傳通釋》，永樂《詩經大全》悉採之；《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亦多收錄焉」（卷 11〈儒林〉，頁 790）。《詩傳通釋》最早版本，當是元至正壬辰（1352）劉氏日新堂刻本，所謂「晚」自是指年紀較大之際，因根據此兩處資訊推訂其生存時段如此。

<sup>24</sup> 《詩傳大全》的稱號有：大全、胡廣等。劉瑾的稱號有：劉瑾、劉氏瑾、劉公瑾、安成、安成劉氏、劉安成，或僅稱「劉氏」，也有誤作「安城劉氏」者。朱善的稱號有：朱善、朱備萬、朱氏備萬、朱氏善、豐城朱氏、朱豐城、朱一齋，或僅稱「朱氏」等。

<sup>25</sup> 關於此點推論，審查學者、侯美珍教授、鄭雯馨教授等，均提醒筆者古籍徵引文獻，資料來源的多元性，以及詮解者可能「不屑」引述《大全》，因而直接徵引原書。此一質疑相當合理，筆者無法完全否認這個可能，但也無法證實此一可能，是以僅能依據常理推斷。筆者的想法是：根據地方志記載，書院或地方學校幾乎都藏有《詩傳大全》，但少見藏有《詩傳通釋》、《詩解頤》或其他書籍者，既然已有取得方便且科考必須閱讀的《詩傳大全》可用，詮解者重新花錢購買或另花心血尋找難得的「單行本」，這種可能性當非普遍現象。理由是：《大全》既然是當時官方頒發的官書，註解者不可能完全棄之不顧，則註解者引述來自《大全》的可能性，自然要比重新尋找原書的可能性為高，因此可以合理推論係出自《大全》。再者即使詮解者確實引自「單行本」，或轉引自他書，但因為最早將劉瑾和朱善解說引入《詩經》詮解者乃是《大全》，若沒有《大全》的徵引，恐怕沒有多少人會注意到該書，因此依然可以將其視作間接受到《大全》的影響，是以並無礙於本文討論。感謝審查學者、侯教授與鄭教授提出的質疑提醒。

數量的多寡、贊成與反駁的狀況等等，當然也具備經學傳承內涵等「內部研究」觀察研討的價值，但並沒有直接影響本文原定的判斷功能，文中因此不特別申論這類數量多寡、贊成反對的問題。以下即秉此原則，針對這四十一位作者的《詩經》學著作，進行實質性的考察分析。

(1) 孫承澤《詩經朱傳翼》：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二冊。是書雖然無直接具名引述《大全》者，但引述有出自《大全》的「安成劉氏」<sup>26</sup>、「劉安成」<sup>27</sup>、「豐城朱氏」<sup>28</sup>、「劉氏」<sup>29</sup>、「朱氏」<sup>30</sup>，書中稱引這類劉瑾與朱善的解說，全都見於《大全》，可知此書有徵引《大全》之事實。

(2) 朱鶴齡《詩經通義》：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五冊。是書〈凡例〉第一條即說明此書著作宗旨云：「通義者，通古《詩序》之義也。蓋〈序〉乃一詩綱領，必先申〈序〉意，然後可論毛、鄭諸家之得失。〈後序〉多漢儒附益者，今取歐、蘇、呂、嚴諸說爲之辨正，錯簡譌字亦詳訂焉。」（凡例，頁1）可知此書崇毛、鄭之學的基本立場。然此書亦直接稱引有「劉瑾」三十一處、「安成劉氏」二處、「豐城朱氏」二處等等，這些均見於《大全》，同時還有具名稱引《大全》者六處<sup>31</sup>。可見此書有參考《大全》之事實。

<sup>26</sup> [清]孫承澤：《詩經朱傳翼》（《存目叢書》本第72冊）引「安成劉氏曰」（頁466〈江有汜〉）；見[明]胡廣等：《詩傳大全》（《四庫全書》本），詩序，頁16，此句末尾「微不同」之「同」字，《詩傳大全》作「合」。以下寫有冊數者，均爲「《存目叢書》本」，不再註出，以省篇幅。

<sup>27</sup> 孫承澤：《詩經朱傳翼》引「劉安成曰」（頁470〈邶風〉）；見胡廣等：《詩傳大全》（卷2，頁49）。括弧「（）」內之卷數及頁碼，係指文淵閣《四庫全書》網路版所標舉之卷數頁碼，以下「正文」與「腳註」僅標注卷數與頁碼者皆是此本，不再繁複註明，以省篇幅。

<sup>28</sup> 孫承澤：《詩經朱傳翼·關雎》引「豐城朱氏曰」（頁447）；見胡廣等：《詩傳大全》（卷1，頁7）。

<sup>29</sup> 孫承澤：《詩經朱傳翼·小星》引「劉氏曰」（頁465）；見胡廣等：《詩傳大全》作「安成劉氏曰」（卷1，頁52）。唯書中亦有某些「劉氏曰」並非劉瑾之論，如〈臣工〉引「劉氏曰『小民衣食之業』」（頁757）；〈載見〉引「劉氏曰：『清廟祭文王』」（頁761）等，則均非劉瑾之文。

<sup>30</sup> 孫承澤：《詩經朱傳翼·有瞽》引「劉氏曰」、「朱氏曰」（頁760）；胡廣等：《詩傳大全》作「安成劉氏曰」與「豐城朱氏曰」（卷19，頁30）。再者〈臣工〉引「宋氏曰」（頁757），係「朱善」之言，見《詩傳大全》（卷19，頁23），故應改作「朱氏曰」。

<sup>31</sup> 此類引述之統計數字，係借助網路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和《中國基本古籍庫》之搜尋對比而得，當不煩列出增加篇幅，以下討論《四庫全書》著錄之《詩經》學專著均仿此，謹此說明。

(3)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五冊。是書〈序例〉云：「《集傳》、《大全》，今日經生尙之，而《注疏》亦立於國學，故所辨證，茲二書爲多。其魏晉六朝諸家之說，則《正義》所引用也，其宋元諸家之說，則《集傳》所未取，《大全》所編輯也，故辨證亦及焉。」（卷1，頁3）可見《大全》乃此書「辨證」之對象，書中除引述「劉瑾」二十三處、「朱善」三處之外，更直接稱引《大全》四十一處，可知此書確實以《大全》爲討論對象，然多批判《大全》之論，如謂朱子之論「尤礙於理」（卷1，頁7-8）；謂朱子之言「不可爲訓」（卷2，頁14）；謂《大全》錄張學龍與朱善之論乃「經學之陋」（卷3，頁7-8）；謂《大全》「貽誤後學不淺」（卷6，頁10）；批評「修《大全》者偏載其說無識甚矣」（卷6，頁17）；又以爲「《大全》修而《毛》、《左》復詘，後世之經學，其可問哉」（卷25，頁5）；更認爲「元儒有朱克升者，著《詩傳疏義》，最重《集傳》，謂能以虛詞、助語，發明詩蘊」而「克升《疏義》爲修《大全》諸臣所勦襲，而沒其名，併滅其書」（卷25，頁8）<sup>32</sup>……等等，可見陳啓源對《大全》之不滿，但也可證此書依《大全》立說之事實。

(4) 錢澄之《田間詩學》：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四冊。是書〈凡例〉有云「是編一以《小序》爲斷。」（凡例，頁1）又說：「朱子《集傳》半遵毛、鄭，間出己意，明白易簡，迥出於《毛傳》、鄭《箋》之外，確不可易矣。而亦有過於拘泥者，理學之談，未可概爲風人語也。……吾之從朱，猶之從毛、鄭二家，取其是者而已矣。」（凡例，頁2）可見錢澄之雖尊崇毛、鄭卻不全廢朱子之《詩經》學基本立場。此書並無具名稱引《大全》之案例，然引述有「劉瑾」四處、「劉公瑾」十三處、「劉安成」一處、「朱善」九處等等，這些引文均見於《大全》，可確定此書寫作之際有參考《大全》之實。

(5) 王夫之《詩經稗疏》：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四冊。是書在〈大雅·黃流在中〉有「義理可以日新，而訓詁必依古說，不然未有不陷於流俗而失實者也」之論（卷3，頁19），又在〈小雅·萃〉中提及「大抵漢人傳書，多承口授，故音相近而字遂無擇，以理事求之，斯可爲折衷爾」（卷2，頁1-2）。並在〈小雅·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解說中認爲：「此詩〈小序〉及《申公說》

<sup>32</sup> 陳啓源誤認《詩傳大全》抄襲朱公遷《詩傳疏義》的考辨說明，可參閱拙作：〈《詩傳大全》來源問題探究〉一文的討論。

俱云刺幽王，而鄭《箋》獨云刺厲王，《集傳》改從《序》說，自不可易。」（卷2，頁19）可見其解《詩》尊崇《毛傳》及「訓詁明而義理明」的立場。唯書中多引《子貢詩傳》和《申公詩說》，尤其以〈攷異〉為甚。再者〈大雅·裸將〉有評論慶源輔氏「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膋，實之於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之說「則謬甚矣」之論（卷3，頁1-2），然此說實非輔廣之論，乃朱子《詩集傳》本文。全書未見有具名引述《大全》、劉瑾或朱善之處。

(6) 毛奇齡《毛詩寫官記》、《詩札》、《詩傳詩說駁義》、《續詩傳鳥名卷》、《國風省篇》、《白鷺洲主客說詩》。《毛詩寫官記》、《詩札》、《詩傳詩說駁義》、《續詩傳鳥名卷》等四書，均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六冊；《國風省篇》與《白鷺洲主客說詩》則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三冊。其中《國風省篇》、《詩札》和《續詩傳鳥名卷》等三書，未見有具名稱引《大全》、劉瑾與朱善之處。然《毛詩寫官記》引有「劉安成」之解<sup>33</sup>。《詩傳詩說駁義》除引述有「安成劉氏」之說外<sup>34</sup>，〈商頌·殷武〉則曰：「《詩說》『〈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按此襲安成劉氏之說，以為『高宗親盡立廟，此詩必作于帝乙之世』，故云」（卷5，頁14），此批評偽造《申培詩說》者誤從劉瑾之論，劉瑾之論見《大全》（詩序，頁98），可知此書參考了《大全》。再者《白鷺洲主客說詩》中引述陳耀文（1550進士）之言云：「陳晦伯曰：『朱《傳》以〈青衿〉為淫奔詩，及作〈白鹿洞賦〉，又從《序》說，此正中心不能泯處。而安成劉君謂其斷章取義。夫毛、鄭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本，故呂東萊宗之作《讀詩記》，朱氏乃敢戲東萊先輩為「毛、鄭佞臣」，然則劉君者，殆亦朱氏之佞臣乎？』」<sup>35</sup>考劉瑾之論曰：「朱子〈白鹿洞賦〉有曰：『廣〈青

<sup>33</sup> [清]毛奇齡：《毛詩寫官記》（《四庫全書》本）曰：「首陽，首山也。不然，劉安成曰：『下章有「首陽之東」。』何也？」（卷2〈首陽之巔〉，頁5）此說見胡廣等：《詩傳大全》（卷6，頁19）。〈何詩樊何詩也〉曰：「劉安成云：『九夏亦周公所作。』」（卷4，頁10）見《詩傳大全》（卷19，頁18）。

<sup>34</sup> 毛奇齡：《詩傳詩說駁義》（《四庫全書》本）曰：「《小序》云：『〈車鄰〉，美秦仲也。』而安成劉氏謂：『秦仲但為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疑作于平王命襄公為侯之後。』此皆宋儒臆見。」（卷3〈秦風·車鄰〉，頁11）此安成劉氏之說見於胡廣等：《詩傳大全》（詩序，頁53），唯毛奇齡將元代的劉瑾誤作「宋儒」。

<sup>35</sup> 毛奇齡：《白鷺洲主客說詩》（《存目叢書》本第73冊），頁629。

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用此二事又皆從《序》說，與《集傳》不同者，彼蓋斷章取義耳。」此論除見於《詩傳通釋》（卷4，頁47）外<sup>36</sup>，亦見於《大全》（詩序頁42），既然同意陳耀文之論，且《詩傳詩說駁義》確有引述《大全》之實，則毛奇齡當也知道《大全》此說，可能是表示尊崇前輩，纔引述陳耀文之言為助，則此書當可歸入參考《大全》之列。依據前述諸書相關表現的觀察，可知毛奇齡著書之際，雖未見書書具名稱引，但可合理推測當有參考《大全》之處。

(7) 吳肅公《詩問》：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三冊<sup>37</sup>。未見有稱引《大全》或劉瑾、朱善者。然書中引述有「先儒熊去非曰『王訪于箕子，稱十有三祀，奔走臣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也。一則曰「商王土」，再則曰「殷多土」，何嘗有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祀，毀其先代之衣冠籍貫者，相去遠矣！』每讀《詩》、《書》并去非之言，未嘗不三嘆也」一段<sup>38</sup>，此段引文見於《大全》（卷16，頁7）；又見於何楷（1600-1646前後）《詩經世本古義·周成王之世詩·文王》（卷10之下，頁53）；再見於錢澄之《田間詩學·大雅·文王》（卷9，頁4-5），根據引文的文句全與錢澄之《田間詩學》相同，與《詩傳通釋》等三書有別，且此書並有具名稱引「錢飲光」（錢澄之）之事實，可確定《詩問》係參考《田間詩學》而非《大全》。

(8) 張沐《詩經疏略》：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三冊。未見有稱名引述《大全》者，亦未見有稱引劉瑾與朱善者，故可推定或未曾參考《大全》。此書〈王風·揚之水〉引有「《國語》曰『齊許申呂繇大姜』」一句<sup>39</sup>，此句「繇」字，《毛詩注疏》（卷25，頁66）以下皆作「由」，僅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周平王之世·戊申》（卷19之下，頁15）和《田間詩學》（卷2，頁40）作「繇」，《田間詩學》多參考《詩經世本古義》，推斷此書或參考《詩經世本古

<sup>36</sup> 《詩傳大全》原就以《詩傳通釋》為底本，見於《詩傳大全》的劉瑾之解說，全出自《詩傳通釋》，是以下文不再註明《詩傳通釋》出處，以省篇幅。

<sup>37</sup> 《四庫全書總目》另收有陳子龍《詩問略》（卷17，頁28），實即此書。蓋《總目》受坊間《學海類編》之欺而誤植。訛誤狀況之辨析，可參閱拙作：〈論《詩問略》之作者與內容〉，收入鍾彩鈞主編：《傳承與創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頁653-697。

<sup>38</sup> [清]吳肅公：《詩問》（《存目叢書》本第73冊），頁6。

<sup>39</sup> [清]張沐：《詩經疏略》（同前註），頁435。此書〈旄丘〉解「寢如充耳」之「寢」，曰：「寢，不在意之貌。」（頁415）不知此解從何而來？

義》。

(9) 張能鱗《詩經傳說取裁》：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三冊。是書〈凡例〉說：「是編以《子貢傳》爲主，《申公說》次之，其餘諸名家輔之。」<sup>40</sup>〈常棣〉引徐光啓(1562-1633)《毛詩六帖講意》：「古人比興，定非漫狀，聖門學《詩》，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當時必有此種傳授，如《爾雅》之類，當非一家。苦秦火失傳，漢儒毛鄭輩，極力鑽研，止得十之七八。宋儒長于義理，畧于名物，并毛鄭之說，芟削無遺，故近時說經，于比興之義，大段鹵莽。」<sup>41</sup>可見此書偏「漢學」的傾向，是以全書未引述《大全》、劉瑾或朱善之說。不過〈泮水〉引有無錫人秦鳴雷《詩測》之論：「僖公克服淮夷，雖不見于《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鄆，故胡新安、劉安成，皆以修泮服淮爲僖公所有之事。」<sup>42</sup>文中「胡新安、劉安成」之說，見《大全·泮水》（卷20，頁12）所引。再觀察〈汝墳〉中稱引有「山陰陸氏曰：『魴，一名鮓，江東呼爲編，音邊。細鱗縮頭闊腹，其廣方，其厚褊故。曰魴，方也。曰編，褊也。』」<sup>43</sup>此段文字來自《大全·周南·汝墳》「陸氏曰：『魴，一名鮓，江東呼爲編，音邊。』山陰陸氏曰：『魴，青編，細鱗，縮頭闊腹，其廣方，其厚褊，故曰魴，亦曰編。魴，方也；編，褊也。』」（卷1，頁29）可見張能鱗綜合《大全》的引文，因而把陸璣之說歸給陸佃(1042-1102)。根據前述例證，此書當有參考《大全》之實。

(10) 閻若璩《毛朱詩說》：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七冊。是書重在陳述作者讀《詩》之意見，觀書中有「朱子以詩求《詩》，是就詩之字而（與）文意，以得是詩之何爲而作？正孟子『以意逆志』者。……余曰『以意逆志』，須的知某詩出於何世與所作者何等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不然，空空而思，冥冥以決，豈可得乎？縱得之，恐亦成郢書燕說而已矣，《詩集傳》病多坐此」之言<sup>44</sup>，可知閻若璩的《詩經》學立場，是以未見引述《大全》或「劉瑾」、「朱善」之說者。

(11) 秦松齡《毛詩日箋》：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三冊。並無具名稱引

<sup>40</sup> [清]張能鱗：〈凡例〉，《詩經傳說取裁》（同前註），頁24。

<sup>41</sup> 同前註，頁149。

<sup>42</sup> 同前註，頁53。

<sup>43</sup> 同前註，頁38。

<sup>44</sup> 閻若璩：《毛朱詩說》（同前註第77冊），頁777-778。

《大全》與劉瑾者，唯〈雨無正〉引有「豐城朱氏曰『姑爲怨天之辭以發端』是也」之文<sup>45</sup>，此段解說除《詩解頤》（卷2，頁23）外<sup>46</sup>，亦見於《大全》（卷11，頁49）。再考〈小戎篇〉引有「輔氏曰：『一章主言車……皆非士卒所能當也。』」一段解說<sup>47</sup>，此段來自輔廣（1180-1210前後）《詩童子問》（卷3，頁7），亦見於《大全》（卷6，頁31）。考察此書既有直接稱引朱善之說，再加上〈小戎篇〉的案例，當可推定此書有直接參考《大全》之實。

(12) 冉覲祖《詩經詳說》：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四—七十七冊內。是書在〈自序〉中明言要「彙輯《語類》、《大全》及時下諸家講義，羽翼《集傳》者，參考而臚列之」<sup>48</sup>。可知此書尊崇《大全》之本意，是以書中除引述有「安成劉氏曰」、「豐城朱氏曰」等與《大全》在稱謂及內容完全相同的解說外，全書直接引述「《大全》」者至少有二〇二處，皆爲《大全》之文<sup>49</sup>，可推知此書當如〈自序〉所言，以《大全》爲底本。

(13) 李光地《詩所》：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六冊。此書主要在陳述李光

<sup>45</sup> [清] 秦松齡：《毛詩日箋》（同前註第73冊），頁359。

<sup>46</sup> 《詩傳大全》出現的朱善之說，均來自《詩解頤》，故以下不再註明，以省篇幅。

<sup>47</sup> 秦松齡：〈小戎篇〉，《毛詩日箋》，頁339。相同例證甚多，再舉數例：〈節南山〉引「呂氏曰：『空我師……甚言之也。』其說是矣」（頁357）一段，出自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四庫全書》〕本，卷20，頁23-24），見於《詩傳大全》（卷11，頁22）。〈北山〉引「謝疊山曰：『此詩本爲役使不均……忠厚之至也。』」（頁363）一段，見於《詩傳大全》（卷13，頁2）。〈大田〉引「定宇陳氏曰：『此章雨我公田……其〈幽風〉之氣象乎！』」（頁365）見於《詩傳大全》（卷13，頁32）等。

<sup>48</sup> [清] 冉覲祖：〈序〉，《詩經詳說》（《存目叢書》本第74冊），頁606。

<sup>49</sup> 冉覲祖：《詩經詳說》直接引述《詩傳大全》者：（一）第74冊，頁657、661、666、688、693、703、721、724、729、731、739、764、771、779、783、797、809、828等。（二）第75冊，頁2、16、20、23、26、34、40、44、45、49、51、53、63、65、72、82、90、91、93、95、99、103、110、113、115、117、118、126、131、142、144、158、161、175、179、185、221、242、252、257、287、300、301、302、312、317、331、342、345、349、352、355、359、364、368、368、370、375、380、382、397、402、412、416、422、442、446、470、472、484、487、502、509、518、523、531、552、553、571、574、574、579、588、594、611、620、623、625、635、637、652、665、673、699、705、706、718、719、730、732、735、758、763、771、782、799、800、810、821、824等。（三）第76冊，頁19、31、35、39、44、78、79、96、104、116、119、126、137、138、143、170、176、179、183、196、200、203、214、216、232、241、241、246、259、270、272、280、290、302、313、329、331、344、350、381、384、388、391、401、438、463、464、465、471、481、483、598、605、649、684、688、715、728、774、777、787、808、812、831等。（四）第77冊，頁3、52、72、74、77、99、116、120、136、146、152等。

地認定的《詩經》篇章之詩旨。考此書〈羔羊〉「美在位之能賢，如〈周南〉之有〈兔置〉也」（卷1，頁14）的解說，實係根據《大全》所謂「此詩之言賢才，猶〈周南〉之有〈兔置〉也」（卷1，頁47）之說立論，是則李光地寫作《詩所》時，自有可能參考《大全》，但全書未見有直接引述《大全》及劉瑾或朱善之論處，因此僅能歸入可能徵引《大全》的行列。

(14) 惠周惕《詩說》：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七冊。此書〈節南山正月雨無正〉解說引劉公瑾之言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于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之元年，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卷下，頁5）此說見《大全》（卷11，頁55）。再則〈何彼穠矣〉解說云：「〈何彼穠矣〉明言平王，而舊說以為武王。安城劉氏引〈棫樸〉之『辟王』，〈文王有聲〉之稱『王后』，〈江漢〉之稱『文人』以實之。蓋昔人悞認〈二南〉為文王時詩，故曲說羨言，先後承襲若此。不知〈二南〉之詩，非一時所作，有自其前而追詠之者，有從其後而附益之者。如〈甘棠〉、〈行露〉為思慕召伯，則非作于召伯在位之日矣！〈何彼穠矣〉安知非編詩者錄入耶。」（卷中，頁6-7）「安城劉氏曰：『〈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則有武王以後之詩，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為「平王」，猶〈棫樸〉之稱為「辟王」，〈文王有聲〉之稱為「王后」，〈江漢〉之稱為「文人」，初不拘於諡也。』」（卷1，頁57）則此書雖未直接稱引《大全》，但確實有參考《大全》之處。

(15) 王鴻緒等《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三冊。此書當是為取代《大全》在科舉考試上的地位而編<sup>50</sup>，書中除〈卷首〉部分直接引述三處《大全》的內容（卷首上，頁24、27、35），以及在〈敝笱〉的〈案語〉中明白批判《大全》謬誤之外（卷6，頁25），在全書他處解說，則未出現《大全》之名。然實際上此書承襲《大全》者相當多，根據伍純嫻實質比對考察，此書稱引的人物中有七十六人與《大全》相同，其中三十人的引述，完全照抄《大全》，如引「劉瑾」之文四七九條之類；其中四十六人在照抄外，還另有增補，

<sup>50</sup> 體例與內容上等的相關討論，可參閱拙作：〈從《詩經傳說彙纂》到《詩義折中》——清代兩部官訂《詩經》注本詮釋形式之比較〉，收入黃沛榮主編：《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年），頁367-392。盧啓聰：《《詩經傳說彙纂》研究——以編撰背景、體式內涵與思想特質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等的討論。

如引「朱善」之文三四六條，較《大全》多出一五〇條之類。稱引書籍有二十部相同，均照抄《大全》之文<sup>51</sup>。可見此書確實有直接參考《大全》之事。

(16) 王夢白與陳曾《詩經廣大全》：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七冊。從書名即可知與《大全》關係密切，王夢白〈序〉：「今日發明朱《傳》者，莫過於《大全》，而竊見《大全》一書，採群經典故，或割裂片語，未備本末；引諸家論說，而或矛盾並錄，未有折衷，較之諸經《大全》，實有遜焉。」<sup>52</sup>以為《詩傳大全》不如其他四經《大全》的精當。陳曾〈序〉：「《大全》一書，宗主朱子，實繼輔氏而作，其卷什則增數倍，吾友王子金孺，學廣行醇，素以『解頤』、『匡鼎』，擁臯比里中。覃精《大全》，究析長短，復為廣之。」<sup>53</sup>是知此書乃王夢白與陳曾改善《大全》之成果，書中引述的「劉瑾云」和「朱善云」等等諸說，均來自《大全》。如：〈關雎〉第一章引「朱善云『淑是女德之至』」一段<sup>54</sup>，即見於《大全》（卷1，頁7）；〈麟之趾〉第三章引「劉瑾云『公同高祖』」一段<sup>55</sup>，亦見於《大全》（卷1，頁32），此書確實直接受《大全》影響。

(17) 趙燦英《詩經集成》：此書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四冊。書中除稱引「朱豐城」與「劉安成」外，〈例言〉中亦有「顧麟士說《詩》專重叶韻，其說雖似補《大全》諸家所未備，究于舉業無當也」之言<sup>56</sup>。〈闕宮〉亦云：「此章向沿郊祭獲福之說，似應上文『是享是宜』二句，人多從之，獨劉上玉謂：『舊以「秋而載嘗」以下四章為神福公，應廟祭；此章為天福公，應郊祭，此亦俗而可厭者也，《集傳》並《大全》諸家，俱無此分別。且如顧麟士：「本詩因修廟而作，專重廟祭，郊只陪說。」則後來願公獲福，何必瑣瑣照應？秋嘗四章并此章，只宜疊承廟祭獲福言之。』」<sup>57</sup>可見此書係以《大全》為判斷標準。更直接的則是〈公劉〉第二章：「《大全》：『問：「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四章方說居邑之成，不知未成居邑之時，何以得民居繁庶？』朱子曰：

<sup>51</sup> 此據伍純嫻：《《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比較研究》，頁103-123表格的統計。

<sup>52</sup> [清]王夢白：〈詩經廣大全序〉，王夢白、[清]陳曾：《詩經廣大全》（《存目叢書》本第77冊），頁342-343。

<sup>53</sup> 陳曾：〈詩經廣大全序〉，同前註，頁345。

<sup>54</sup> 同前註，頁350。

<sup>55</sup> 同前註，頁365。

<sup>56</sup> [清]趙燦英：〈例言〉，《詩經集成》（同前註第74冊），頁4。

<sup>57</sup> 同前註，頁590。

「公劉始于草創，而人之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sup>58</sup>此段見於《大全》（卷 17，頁 29），可證此書確實直接參考《大全》。

(18) 嚴虞惇《讀詩質疑》：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七冊。此書〈凱風〉有嚴虞惇之〈按語〉云：「朱子首章從比，次章從興。安成劉氏曰：『首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次章言風與棘，而下文母與子應，故屬興。』愚意凱風長養萬物，而下云『母氏劬勞』，正與上文相應，興義甚明，不從比也。」

（卷 3，頁 25）<sup>59</sup>「安成劉氏」說見《大全》（卷 2，頁 19）。〈揚之水〉嚴虞惇〈按語〉云：「鄭氏以『揚之水』為激揚湍迅之水，喻平王政教煩急。朱子以『彼其之子』為戍人，指其室家，俱非是，今從歐陽氏。蘇氏又註云：『此詩之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安成劉氏附會其說云：『此乃興之不取義者，特取之不兩字相應耳。』詩無不取義之興，六義之壞，皆此種說啓之。」

（卷 6，頁 10-11）「安成劉氏」之說見《大全》（卷 4，頁 9），兩處皆反對劉瑾之說。前說亦見於《彙纂》（卷 3，頁 34），後說不見於《彙纂》，則可推知此書當有參考《大全》之處。然〈雄雉〉嚴虞惇〈按語〉所謂「此乃婦人怨曠之詩，宣公淫亂不恤國事，序詩者推本而言，詩中無此意也」（卷 3，頁 25）之論，實係參考《詩經傳說彙纂·案語》「此詩乃婦人怨曠之辭，〈序〉說以為刺，或是推本而言，然篇中無此義也」（卷 3，頁 41）之言而成。還有〈殷武〉引許氏曰：「高宗中興之初，以伐荊楚為大，蓋蠻夷猾夏，聖人所憂；四夷來王，盛德所及，故作頌者特言之。」（卷 31，頁 24）此說出自許謙《詩集傳名物鈔》（卷 8，頁 41），亦見於《詩經傳說彙纂·總論》（卷 21，頁 73），可見此書有參考《彙纂》之實，但同時也有參考《大全》之處。

(19) 王心敬《豐川詩說》：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九冊。是書於〈二南教旨〉中明言：「余於〈二南〉註，用京山郝氏《解》為多。蓋愚意《詩》解，《毛傳》視朱《傳》為近，而京山郝氏之《解》，則惟毛是依，但毛盡屬訓詁，京山則依毛而運以文義之條理，斐然可誦處，又視毛為長。」<sup>60</sup>在〈相鼠〉的〈案語〉中聲稱：「余於大旨多從《毛序》，謂其視朱《傳》為近情理，而遇

<sup>58</sup> 同前註，頁 472。

<sup>59</sup> 此書中共有「劉氏曰」六十七處，其中有指劉瑾（安成劉氏）者，如：〈邶鄘衛〉（卷 2，頁 3）；〈擊鼓〉（卷 3，頁 13）……等等。有指劉彝（長樂劉氏）者，如：〈凱風〉（卷 3，頁 24）；〈鴛鴦〉（卷 22，頁 5）……等等。然亦有不知何人者？如：〈豳〉（卷 15，頁 4）之類。

<sup>60</sup> [清]王心敬：〈二南教旨〉，《豐川詩說》（《存目叢書》本第 79 冊），頁 54。

朱《傳》情理獨近之說，則又不敢貴古而賤今也。」<sup>61</sup>可見此書較尊崇《毛序》而以朱子《詩集傳》為輔。然書中除引述有「安成劉氏曰」外<sup>62</sup>，在〈黍離〉的〈案語〉中謂：「《大全》載元城劉氏謂大夫行役往來，『初見稷苗，又見稷穗，又見稷實，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是蓋真以周大夫三至宗周而異見也。不知詩人反覆咏歌，祇以發其纏綿難已之情，如〈桃夭〉之什，由花而葉，由葉而實，自立言之次第宜爾。豈歷三時而所興異致乎？元城名儒而有此以文害辭之悞，《大全》範世立教之書，而不察於立言之是非離合，是亦讀《詩》者之所宜知也。」<sup>63</sup>明白稱引《大全》加以批評。「元城劉氏」（劉安世）之言見《大全》（卷4，頁4）。但劉安世（1048-1125）這段話，實是朱子《詩集傳》的原文，並非《大全》增入，王心敬集矢於《大全》，未免弄錯對象。但這或是王心敬不敢直接批評朱熹，遂以《大全》為替罪羔羊？或王心敬認定《詩集傳》為《大全》的一部分，因而纔如此說？但無論如何，則可確知此書有參考《大全》之實。

(20) 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六冊。此書未見直接稱引《大全》之文。然〈印有旨鷓〉解說引有「劉公瑾」之言（卷9，頁8），此見《大全》（卷7，頁8）轉引《埤雅》之文。〈降觀于桑〉解說引有「劉氏曰」之言（卷11，頁33），見於《大全》「安成劉氏曰」（卷3，頁13）。〈伊威在室〉引：「劉氏云：『壁落間小蟲，無人掃，則出行於室。』」（卷5，頁28）見《大全》所引「長樂劉氏曰」（卷8，頁26）。前二例同見於《彙纂》（卷8，頁17；卷4，頁21），唯此例僅見於《大全》，固可推知此書參考的是《大全》而非《彙纂》。

(21) 姜文燦《詩經正解》：收於《存目叢書》第八十冊。是書於〈凡例〉第一條即開宗明義宣稱：「本講悉依朱《傳》，是謂正解。雖各家講本剖析精詳，非無新奇可喜之論，然與《註》不合，則為別解。」第三條說：「《六經》惟《詩》難解，自紫陽註定，舉業者咸宗之。然漢唐以來多依《小序》，即朱《傳》亦間遵其說，茲特與端木氏《詩傳》並列于首，雖非操觚家斗杓，亦說《詩》者之津梁也。」<sup>64</sup>則此書雖以朱子《詩集傳》為宗，但並未排斥《毛

<sup>61</sup> 同前註，頁112。

<sup>62</sup> 同前註，頁106；〈定之方中〉，頁110……等等。

<sup>63</sup> 同前註，頁128。

<sup>64</sup> [清]姜文燦：〈凡例〉，《詩經正解》（同前註第80冊），頁5。

序》，是以在〈子衿〉的解說中乃有「《詩》有《小序》，以數言數語，括一篇之旨，本不可廢；自朱子作《傳》而盡廢之，馬貴與《文獻通考》中二條，辨之詳矣。乃今人循習舊言，儘有不依朱《傳》者，如謂學校爲『青衿』；謂思賢爲『風雨』；報德賦〈木瓜〉；懼讒賦〈采葛〉；以作養人才爲〈菁莪〉、〈棫樸〉；以忠厚太平爲〈行葦〉、〈既醉〉，時文論策，往往有之，第不知出于《小序》耳。若律以朱《傳》，則文理俱謬，且朱子亦有自相牴牾者。《小序》：『〈子衿〉，刺學校廢也。〈菁莪〉，樂育才也。』朱子皆以爲非，及作〈白鹿洞賦〉，則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問先生，答曰：『舊說亦不可廢！』夫知其不可廢而廢之，何哉？讀《詩》者安可不讀《小序》」之論<sup>65</sup>，是知並非全依《詩集傳》，因此在〈大田〉中遂有不同之意見云：「〈小序〉：『〈大田〉，刺幽王也。言鰥寡不能自存。』此以『因寡婦之利』說，未可爲據。而朱子謂『農夫頌美其上』，亦從『雨我公田』來。第農夫頌上，不宜稱『曾孫』，稱『曾孫』者，必祭祀之詞。」<sup>66</sup>不僅與《毛序》異議，且不同意朱《傳》之解讀。唯考此書既徵引「安成劉氏」與「豐城朱氏」之解<sup>67</sup>，且更有批評劉瑾解說者，如：〈文王〉：「末二句總承『侯服』、『裸將』說，來告『蓋臣』，即所以告王，非劉安成『因卑達尊』之說。」<sup>68</sup>劉瑾此說見《大全》：「呼蓋臣，告僕夫，其皆因卑達尊之義乎！」（卷16，頁8）同時還具名引述《大全》十八處<sup>69</sup>，可知此書直接徵引《大全》。再者此書於〈凡例〉第六條有「茲書一以江晉雲先生之《衍義》爲主」的說明<sup>70</sup>，「江晉雲先生之《衍義》」即明代江環(1557-1616?)的《詩經闡蒙衍義集註》，該書全名是《新鐫晉雲江先生詩經闡蒙衍義集註》，另有稱《重訂晉雲江先生詩經闡蒙衍義集註》或更名《新刻詩經鐸振》者<sup>71</sup>。

<sup>65</sup> 同前註，頁214。

<sup>66</sup> 同前註，頁498。

<sup>67</sup> 「安成劉氏曰」（同前註，頁78）；「豐城朱氏」（頁80）……等。

<sup>68</sup> 同前註，頁541。不過〈賓之初筵〉第二章〈析講〉：「『子孫』三句，是子孫獻尸事；『賓載』四句，是賓客獻尸事。獻尸就有飲，飲乃尸酢之爵也，故曰『因祭而飲』，非如劉氏謂『飲在祭後』也。」其中之「劉氏」（頁512），則並非劉瑾而是「長樂劉氏」，其說亦見於《詩傳大全》（卷14，頁14）。

<sup>69</sup> 姜文燦：《詩經正解》，頁81、98、114、117、119、139、206、210、248、295、296、308、366、431、560、598、669、679等。

<sup>70</sup> 同前註，頁5。

<sup>71</sup> 江環《詩經闡蒙衍義集註》的訊息，可參閱拙著：《明代詩經學研究》，頁279-288的討

(22) 楊名時《詩經劄記》：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七冊。此書未見具名稱引《大全》及劉瑾和朱善。唯〈出車〉解說有云：「〈出車〉，言天子命我，是武王以後之詩，非文王詩。毛、鄭皆以天子為紂王，為殷王；蘇氏轍以〈采薇〉三詩，皆文王奉紂命伐玁狁；王氏安石云：『天子，紂也。』朱子初亦主此說，然此乃周家出師常用之詩，豈有歌奉紂命以遣勞之理，故朱子於此《詩序辨說》，以天子王命皆為周王，乃定論也。」（頁14）再考《彙纂》之正文解說云：「毛氏萇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鄭氏康成曰：『西伯以天子之命出征伐。』……王氏安石曰：『天子，紂也。』蘇氏轍曰：『王謂文王也，是時文王未王，而稱王者，後世之追稱也。』」（詩序下，頁5）其後之〈案語〉說：「此詩曰『天子』，曰『王命』，毛、鄭皆謂殷王，至蘇轍以天子謂紂王，謂『文王』，後人之追稱也。朱子初說以上章〈采薇〉謂文王專征奉天子命而伐玁狁，此章勞還率亦謂奉商王命而命南仲，且於〈鹿鳴〉至〈魚麗〉從〈序〉說，以為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之所刪定也。此章《辯說》又曰：『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考文王為西伯時，有伐犬戎之事；武王、成王、康王皆無伐玁狁、西戎之文，至宣王時〈采芑〉詩有方叔南征，荆蠻兼言，方叔曾有征伐玁狁之功，故蠻荆畏之。然是方叔而非南仲也，況文武之世，燕勞之樂歌，既是周公所定，而武王、成王、康王又無其事，則所謂天子與王命者，將屬之於何王乎？似不若仍從古《序》與初說之為安也。」（詩序下，頁6）比較《彙纂》與楊名時之解說，可見楊名時此條係針對《彙纂》發言，且不以《彙纂》之說為是。可知此書係參考《彙纂》而非《大全》。

(23) 陸奎勳《陸堂詩學》：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七冊。未見直接稱引《大全》者，然〈讀詩總論〉第二十八則錄有《續孤樹哀談》云：「明永樂間胡廣等撰《五經大全》，皆鈔錄前人成書：《易》則董楷、董鼎真卿；《詩》則劉瑾；《書》則陳櫟；《春秋》則汪克寬。」<sup>72</sup>可知作者注意到《大全》。且〈羔羊〉解說引：「安成劉氏曰：『猶周南之有〈兔置〉也。』」<sup>73</sup>此說見《大全》（卷1，頁47）。〈車功吉日〉解說有「五章以下，玩其音節，止宜四句分章，劉氏說不可從」之論<sup>74</sup>，此說實針對劉瑾「五章、六章通言其田獵射御，七章、

論。

<sup>72</sup> [清]陸奎勳：〈讀詩總論〉，《陸堂詩學》（《存目叢書》本第77冊），頁198。

<sup>73</sup> 同前註，頁213。

<sup>74</sup> 同前註，頁270。

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且音韻各相諧叶，故疑其當以八句成章，……總為四章章八句也」之論而發，劉瑾說見《大全》（卷10，頁23）。可知此書曾參考《大全》立論。

(24) 姜兆錫《詩蘊》：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三冊。全名為《詩經集傳述蘊》，或稱《詩傳述蘊》。未見引述《大全》及朱善，但有引劉瑾之論<sup>75</sup>。唯〈騶虞〉有「本朝《詩疏》云：『騶虞，毛、鄭皆以為仁獸，自歐陽以騶為騶御，虞為山澤之官，又引〈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以證其說，于是後儒多依以立義。而朱子則從毛、鄭者，明騶虞非騶御、虞人之二官也。據脩謂：「《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為獸。」嚴粲遂引《爾雅》不載騶虞為證。然《六韜》、《淮南子》皆云：「文王拘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而顏師古注相如〈封禪書〉，亦指引騶虞，他見于經疏緯書者不一，則不得謂無此獸名也。太公在毛萇前，劉安、相如與毛同時，在鄭康成前，亦不得謂始自毛、鄭矣。』」<sup>76</sup>此論見《彙纂·騶虞·按語》（卷2，頁51-52），可知此書參考了《彙纂》<sup>77</sup>。

(25) 黃中松《詩疑辨證》：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八冊。此書除在〈大原〉中具名稱引《大全》外（卷4，頁75）；更在〈七月篇無三月〉中出現「胡廣曰」的引文（卷3，頁58），因《四庫全書》刪去《大全》之〈圖說〉，故兩處引文未見於《四庫》本中，但可確定其說係出自《大全》。此外書中討論也出現有「劉瑾」八處、「劉安成」七處、「朱善」一處、「朱備萬」八處等的引文，可確定此書曾參考《大全》。

(26) 夏宗瀾《詩義記講》：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八冊。是書以發明李光地《詩所》為宗旨，唯〈總論〉有「《詩經大全》卷首列《小序》，備載朱子駁

<sup>75</sup> [清]姜兆錫：《詩蘊》（同前註第73冊）〈江有汜〉曰：「劉氏瑾云：『古者媵妾，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頁652）此條《詩傳大全》作「《公羊傳》注曰」（卷1，頁52）；《詩經傳說彙纂》作「劉氏瑾曰：『《公羊傳》注云』」（卷2，頁36），當是引自《彙纂》。

<sup>76</sup> 姜兆錫：《詩蘊·騶虞》，頁653。

<sup>77</sup> 姜兆錫《詩蘊》引有《醫匪》論《詩》之論，見〈關雎〉，頁649、〈標有梅〉，頁652……等。[清]黃中松：《詩疑辨證》（〔《四庫全書》本〕，卷6〈酌篇〉，頁51），也轉引《詩蘊》引述《醫匪》之文一條。《醫匪》即謝濟世（1689-1755）《醫匪十經》，其書被乾隆帝（1711-1799，1735-1795在位）下令「銷燬」，《詩蘊》引錄之說，彌足珍貴，故特為表出，以提供相關研究者參考。此段原置於正文，頗為不倫，感謝審查者之提醒。

辨之語，細看去，其失自見，亦有不可廢者，尙宜採取。蓋《小序》之傳，固非無自，雜以漢儒之增益附會，遂亂其真<sup>78</sup>，可知是書雖未直接稱引《大全》，但當有參考《大全》之實，否則即無用特別強調《大全》「備載朱子駁辨之語」，即強調《大全》載錄朱子《詩序辯說》的功能。

(27) 劉青芝《學詩闕疑》：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七冊。未見具名徵引《大全》者，然引述有劉瑾與朱善之解說。如〈北風〉引：「謝疊山云：『同行、同歸、同車，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朱《傳》以貴賤分，似未妥。……安城劉氏亦以爲『仕於衛者所作』，庶爲得之。」<sup>79</sup>此見《大全》云：「疊山謝氏曰：『一章曰同行，二章曰同歸，三章曰同車，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安成劉氏曰：『詩中有「同車」之語，疑此爲仕於衛者所作。』」（卷2，頁44）唯「安城劉氏」誤作「安成劉氏」。〈正月〉云：「『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謂言人之善，言人之莠，但任其口耳，非謂訛言之人有善言惡言也。若如豐城朱氏所云：聞其但出於口之善言惡言，不足以爲喜怒，則又何至於『憂心愈愈』哉？」<sup>80</sup>此反對朱善之論，朱善之說見《大全》，原文作：「豐城朱氏曰：『……虛偽之言，但出於口而不出於心，則聞其善言而不足以爲喜，聞其惡言而不足以爲怒，以其反覆而不可憑也。』」（卷11，頁29）據此兩處引文，可知此書確實參考了《大全》。

(28) 顧棟高《毛詩類釋》：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八冊。此書未見直接稱引《大全》之處，但引述有「劉氏瑾」之說六處，在〈釋祭祀·周頌·噫嘻〉更直接標明「《彙纂》曰」（卷6，頁34），引述的劉瑾諸說，都見於《彙纂》內（卷9，頁3；卷13，頁51；卷4，頁17；卷8，頁17；卷20，頁88；卷2，頁15），可知此書參考了《彙纂》。

(29) 諸錦《毛詩說》：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七冊。根據〈序目〉「於《小序》采其首句，從蘇欒城例也；隨筆不拘篇數，從歐陽廬陵、張宛邱例也。……毛鄭諸子而外，有佳說則錄之，有奧義則補之，廣益也」之論<sup>81</sup>，可知此書以毛、鄭說爲宗旨。考是書〈陟岵〉引有「李氏曰：『《左傳》莊九年……

78 [清]夏宗瀾：〈總論〉，《詩義記講》（《存目叢書》本第78冊），頁293。

79 [清]劉青芝：〈北風〉，《學詩闕疑》（同前註第77冊），頁835。

80 同前註，頁844。

81 [清]諸錦：〈序目〉，《毛詩說》（同前註），頁785。

是以皆止。』」一段；及「呂氏曰：『母尚恩言無棄母而不歸也。』」一段<sup>82</sup>，「李氏曰」係李樗（1111年前後）之論，首見於《毛詩李黃集解》（卷12，頁11）；「呂氏曰」乃呂祖謙（1137-1181）《呂氏家塾讀詩記》之論（卷10，頁8），此兩說同見於嚴粲（1197-？）《詩緝》（卷10，頁8），再見於《彙纂》（卷6，頁43）。再者此書解〈標有梅〉一條<sup>83</sup>，同見於蔣溥（1708-1761）等編《御覽經史講義》（卷15，頁10-11）之內，《御覽經史講義》乃乾隆二一十四年（1737-1749）間，諸臣寫給乾隆帝閱讀的「經史奏議」之「合集」，當時《彙纂》已頒發，諸錦寫給皇帝閱讀的奏議，合理推測當以參考《彙纂》為是，是以諸錦此處參考《彙纂》的可能性自較抄錄《詩緝》的可能性為高，從而可合理推定此書參考的是《彙纂》。

(30) 張敘《詩貫》：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八冊。是書在〈雨無正〉篇旨處引有「安成劉氏曰：『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遷于王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節南山〉諸詩，猶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春秋》于是託始於隱，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一段<sup>84</sup>，此段見《大全》（卷11，頁55），但此段解說又見於《彙纂》（卷12，頁62），《大全》和《彙纂》均作：「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于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二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兩文稍有參差，但大意相同。再考此書於〈鴟鴞四章〉云：「《尚書·金縢》『弗辟』之『辟』，孔安國作『刑辟』之『辟』，鄭康成則作『遜避』之『避』。《詩集傳》尚沿孔氏之說，後答蔡仲默乃謂『當依鄭氏作「避去」解。』其發明大義，極為正當矣，故蔡氏《書傳》從鄭解，正朱子意也，但《詩傳》未及改定耳。今《彙纂》於書既主鄭氏，而又載孔說於後；於詩又主孔氏，而仍附鄭說於下，徒爾騎牆，尙未有折中。」<sup>85</sup>強烈反對並批判

<sup>82</sup> 同前註，頁803。

<sup>83</sup> 同前註，頁792。

<sup>84</sup> [清]張敘：〈雨無正〉，《詩貫》（同前註第78冊），頁170。

<sup>85</sup> 同前註，頁134。

「《彙纂》於書既主鄭氏，而又載孔說於後；於詩又主孔氏，而仍附鄭說於下」的「騎牆」作風，《彙纂》所言見該書（卷9，頁23-31），可知此書係直接參考《彙纂》。

(31) 徐鐸《詩經提要錄》：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八冊。是書固然引有「劉氏瑾曰」<sup>86</sup>，也引錄有「朱氏善曰」<sup>87</sup>，但於〈自序〉即宣稱：「余之治是經也，既博綜儒先之說，復參酌於《小序》、《集傳》、《詩所》三書。」<sup>88</sup>考書中除多引「《小序》」、「朱子」、「李文貞公」（李光地）、「楊文定公」（楊名時），甚至《子貢傳》……等等之外，更引有七十四處「《彙纂》曰」之文<sup>89</sup>。可知此書係直接參考《彙纂》。此書雖也讚美《彙纂》<sup>90</sup>，但也有不同的意見，如〈褰裳〉先錄〈小序〉、朱子、李文貞公、《彙纂》等四說，〈案語〉則曰：「《彙纂》並存《序》、《傳》兩說，《詩所》獨從朱《傳》，今詳玩詩詞，似當以文貞公為定論也。」<sup>91</sup>竟然公開讚美李光地《詩所》解說為「定論」，直接挑戰官書《彙纂》的典範地位。

(32) 姚炳《詩識名解》：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六冊。此書主要以考辨說明《詩》中名物為旨，故稱「識名解」，書中未見直接引述《大全》者，然稱引有「劉公瑾」解說二條，均見於《大全》。此外〈雁〉一條引述《本艸》唐《註》云：「雁得中和之氣，熱則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所以為禮幣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卷1，頁24）此文見於《大全》（卷2，頁24），依據前述相關證據，此書當有參考《大全》之實。

(33) 應麟《詩經旁參》：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七冊。作者在〈關雎〉解說中徵引「雙峯饒氏謂如〈澤陂〉、〈溱洧〉便是傷淫」之文<sup>92</sup>，此文見於《大

<sup>86</sup> [清]徐鐸：〈蟋蟀〉，《詩經提要錄》（同前註），頁441……等等。

<sup>87</sup> 同前註，頁457……等等。

<sup>88</sup> 同前註，頁337。

<sup>89</sup> 徐鐸：《詩經提要錄》引述《彙纂》（《詩經傳說彙纂》）者，見同前註，頁348、349、350、351、353、354、360、366、367、368、374、376、377、380、381、383、386、390、392、398、403、405、414、417、419、420、421、421、422、423、424、424、425、425、426、427、428、429、432、439、443、445、454、456、457、459、460、461、462、462、463、466、469、471、473、479、484、502、566、572、601、610、614、666、668、669、671、678、684、685、693、713、715、718等七十四處。

<sup>90</sup> 如〈野有蔓草〉之〈案語〉：「此詩似朱《傳》為確。《彙纂》於《序》、《傳》不合者，多不說然，亦虛心之道也。」同前註，頁427。

<sup>91</sup> 同前註，頁423。

<sup>92</sup> [清]應麟：〈關雎〉，《詩經旁參》（同前註第77冊），頁177。

全》（卷1，頁11），原文作：「饒氏曰：『……言哀者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易至於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然《大全》所述饒魯(1193-1264)之說，僅謂〈溱洧〉爲「淫泆」之詩，〈澤陂〉則是「悲傷」之詩，應麟之說與此有別。此說雖有可能來自《大全》，但並未有其他更堅強的證據，且全書實際上旨在表達作者閱讀發揮朱熹《詩集傳》的心得，不以訓詁解說和討論辯駁爲旨，因此很少引述他說，既未見直接或間接稱引《大全》及劉瑾與朱善者，是以推斷此書與《大全》並無直接關聯。

(34) 許伯政《詩深》：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九冊。〈詩綱辨義〉第十三則說：「若夫《詩序》，〈二南〉、〈大雅〉、〈邶〉詩，標旨趣者居多；〈小雅〉、〈周頌〉、〈商頌〉，明事類者獨晰；變〈風〉、變〈雅〉、〈魯頌〉，其書法或婉或直，或平或峻，或予或奪，或顯或晦，悉與《春秋》相表裏，于今可考三百事義者，獨賴此《序》之存，豈若茫茫墜緒，文獻胥苦于無徵哉！其他聲韻、音釋、字義，物名、地理、制度、官爵，朱《傳》頗集百家之成，茲編所見，有與《集傳》異者則註之，凡不註者，皆從《集傳》。唯逆志于文辭，發其本旨，雖多與《集傳》不符，即就詩以敷陳之，不能悉爲之註。」<sup>93</sup>將朱子《詩集傳》歸入訓詁之書，且不依從朱子之解，故於〈商頌五篇〉說：「讀《詩》者能恪遵《序》義，則辭氣古奧之中，意理灼然可睹，於以論世而知其人，殆庶幾乎！」<sup>94</sup>可見此書尊崇《毛序》之立場，是以未見稱引《大全》或劉瑾、朱善者。唯考〈杕杜〉之解有云：「迄於衰世，親睦道缺，而後其民覩物愴懷，歎無兄弟之大可哀也。輔氏遂以爲：『有〈常棣〉之遺意，庶幾〈大序〉所謂厚人倫者。』不知〈常棣〉所云『永歎無戎』，指『急難』、『外侮』，揆諸分義，非良朋所能助者言之。即如律法，五服之親，得相容隱，其兄受侮，弟可還毆，『每有良朋』，不從此例也。若此詩曰比曰飲，所望者里黨之周助，正先王所以教厚，使指他人不如同父爲厚人倫，則將使人獨親其親，獨子其子，以長偷薄之俗，烏可以爲訓歟？」<sup>95</sup>所謂「輔氏」即輔廣，此說除《詩童子問》（卷3，頁4）外，也見於《彙纂·杕杜·集說》，文作：「輔氏廣曰：『讀是詩者，見人

<sup>93</sup> [清]許伯政：〈詩綱辨義十三則〉，《詩深》（同前註第79冊），頁529。

<sup>94</sup> 同前註，頁802。

<sup>95</sup> 同前註，頁625。

生世間，不可獨居無與，而他人又不如同氣之為親也。蓋有〈常棣〉之遺意，庶幾於〈大序〉所謂「厚人倫」者。」（卷7，頁17）再者〈祈父〉解說有謂：「鄭氏好為穿鑿，固訓詁之陋習，而唐宋以來，竟莫有辨其舛者，許謙且謂《集傳》：『或曰一說，于「爪牙」二字為切而得詩意。』何其固也。」<sup>96</sup>許謙此段文字除《詩集傳名物鈔》（卷5，頁49-50）外，亦見於《彙纂·祈父·附錄》（卷12，頁2）。根據此兩段解說，以及當時《彙纂》已頒發，可合理推斷此書當是參考《彙纂》。

(35) 傅恆等《御纂詩義折中》：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四冊。此書係乾隆帝下令編纂之書，乾隆帝或也可能親身參與<sup>97</sup>，以《總目》對明代經學的藐視批判衡之，乾隆帝當不可能直接參考《大全》。唯觀書中確實引述有「劉瑾」之論五處、「朱善」解說十五處，這些引文固也有出現在《大全》者，但也全都出現在《彙纂》內，則此書參考的當是《彙纂》。

(36) 姜炳璋《詩序補義》：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九冊。此書未見《大全》之名，然書中引述有「劉氏瑾」二處<sup>98</sup>、「安成劉氏」二處、「朱善」一處、「朱氏善」二處。再者〈商頌〉解說云：「或曰：『殷有三宗，太宗何以無頌？』按：《禮》祖有功，宗有德，成湯為開創之君，三宗為中興之主，其廟百世不遷，各有專頌，太宗無頌，先儒謂其詩散亡耳。安知不即在此十二篇，至孔子編詩而又軼邪！」（卷24，頁16-17）此論來自《彙纂·烈祖·案語》，原文作：「商有三宗，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廟皆不毀。中宗、高宗頌皆有樂章，而太宗無有，蓋商詩散亡，其初未必無詩，中宗、高宗幸而存焉爾。」（卷21，頁48）觀察前述劉瑾與朱善的引文均見於《彙纂》，以及此條以《彙纂》之說為根據的表現，可知此書參考了《彙纂》。不過此書另有十四處「恭錄《折中》云」之引文，可知此書也參考了《詩

<sup>96</sup> 同前註，頁681。

<sup>97</sup> 《御纂詩義折中》的體例、編纂等相關訊息，可參閱拙作：〈從《詩經傳說彙纂》到《詩義折中》——清代兩部官訂《詩經》注本詮釋形式之比較〉一文所論，唯該文誤將乾隆帝下令編纂的乾隆二十年，當成完成之年，實則此書告成頒發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並非乾隆二十年。

<sup>98</sup> 〈隰桑〉解說云：「一章以桑在隰而美盛，興君子在野而自得也。劉氏以容貌言，則淺矣。」（卷19，頁31）此係批評劉瑾「所謂比者，蓋以隰桑枝葉顏色之美，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亦與〈菁莪〉比意相類」之說，劉瑾此說見《大全》（卷15，頁7）。《彙纂》（卷16，頁10）。

義折中》。

(37) 范家相《三家詩拾遺》、《詩瀋》：兩書均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八冊。《三家詩拾遺·凡例》第九條曰：「是編本王氏《詩考》，更加蒐補刪正以成書，……其本論則具載《詩瀋》中矣。」（凡例，頁2）可見係以王應麟（1223-1296）《詩考》為底本，增補刪訂《三家詩》殘留文字為宗旨，並沒有稱引《大全》、劉瑾、朱善等解說的案例。《詩瀋》亦未見稱引《大全》者，但引述有一處「劉氏瑾曰」（卷4，頁10）及二處「朱氏善曰」（卷10，頁10；卷13，頁5），此三處引文有二處（卷4，頁10；卷13，頁5）同見於《大全》（卷1，頁57；卷12，頁35-36）與《彙纂》（卷2，頁44；卷13，頁44-45），然〈狼跋〉引「朱善曰」（卷10，頁10）則僅見於《彙纂·狼跋·總論》（卷9，頁52）。再考〈商頌·總論〉解說有云：「商有三宗，今唯高宗、中宗，而太宗則無，三宗皆中興之主，其廟百世不遷，必有專頌而軼之矣。」（卷20，頁9）此論來自《彙纂·烈祖·案語》所謂：「商有三宗，……《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廟皆不毀。中宗、高宗頌皆有樂章，而太宗無有，蓋商詩散亡，其初未必無詩，中宗、高宗幸而存焉爾。」（卷21，頁48）可知范家相解說《詩經》確實有參考《彙纂》之實。

(38) 顧鎮《虞東學詩》：收於《四庫全書》第八十九冊。此書於〈例言〉中明白表示：「《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備錄古義，是書一遵《彙纂》，引據經傳及諸家義疏以證明之。」（例言，頁1）可知此書依從《彙纂》的本旨。書中有八處直接引錄《彙纂》，引錄「劉瑾」有四處、「劉氏瑾」也有四處、「劉安成」一處、「安成劉氏」一處、「安成」六處、「朱氏善」一處、「朱氏《解頤》」一處、「《解頤》」十三處等，這些解說均見於《彙纂》，則此書固參考《彙纂》而成。

(39) 葉西《詩經拾遺》：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九冊。葉西〈序〉謂「《毛詩》自鄭、孔《箋》、《疏》之後，說者無慮數十家，及朱子作《集傳》，於溫柔敦厚之教，已闡發無餘蘊矣。」<sup>99</sup>且在〈詩經拾遺凡例〉第三條直接宣稱：「凡詮解詩詞，大都皆補朱《傳》之所未備，雖所見未必盡是，而絕不敢有一毫與古人爭勝之意。」<sup>100</sup>可見此書尊崇朱子《詩集傳》。考書中並無

<sup>99</sup> [清]葉西：〈序〉，《詩經拾遺》（《存目叢書》本第79冊），頁365。

<sup>100</sup> 同前註，頁367。

直接稱引《大全》者，唯〈下泉〉引錄有所謂「先儒或云：『〈檜〉之終也，傷天下之無王；〈曹〉之終也，傷天下之無伯。』果如其說，則是聖人以桓文之事，真足繼文武成康之烈矣！有是理哉」之文<sup>101</sup>，所謂「先儒說」係陳傅良(1141-1203)《春秋後傳》（〔《四庫全書》本〕，卷12，頁5）之論，將此說引入《詩經》解說者，最早當是王應麟《詩地理攷》（〔《四庫全書》本〕，卷2，頁29），見於《彙纂》則作：「陳氏傅良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刪《詩》繫〈檜〉、〈曹〉于〈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卷8，頁53）合理的推測，葉西參考《彙纂》的可能性頗高<sup>102</sup>。

(40) 史榮《風雅遺音》：收於《存目叢書》第七十九冊。是書純粹辨正朱子《詩集傳》之「音讀」，是以不錄解說，故未見引述《大全》之相關資訊。

《總目》收錄現存清代前期四十一位作者四十六部《詩經》專著與《大全》的關聯性，經由紙本的實際閱讀及現代網路資料庫搜尋系統的協助考察探索，獲得的實際結果如上，以下即就所得結果進行經學史意義的分析。

#### 四、結 論

《總目》收錄的清代前期《詩經》專著，根據前述的實際考察，可見其中有不少與《大全》具有密切關係者，以下即依據各該書表現的實際狀況，利用表格的方式呈現之。表中各該書與《大全》之「關係」分成五類：(1) 出現有《詩傳大全》之簡稱「大全」者名之為「引用」；(2) 未出現《大全》僅有劉瑾和朱善兩人諸名號者稱「運用」；(3) 無《大全》和劉瑾及朱善，但經比對分析確定者稱「暗用」；(4) 透過《彙纂》或《詩義折中》稱引者曰「影響」；(5) 既無稱名引述，也無法經由分析判斷而證明者稱為「未詳」。各書對《大全》的「態度」分為五種：(1) 完全接受《大全》者稱「尊崇」，(2) 選擇性接受而無批評者稱「參考」，(3) 有接受也有批評者稱「質疑」，(4) 不接受且出言批評者謂之「批

<sup>101</sup> 同前註，頁400。

<sup>102</sup> 葉西此書除多引「安溪李氏」，即李光地《詩所》之文外，還引述戴震(1724-1777)論《詩》之言，見〈天保〉（頁405）；〈北山〉（頁414）；〈縣〉（頁422）；〈桑柔〉（頁428）等處。引述的戴震之言，很可能來自乾隆十八年(1753)完成的《毛詩補傳》。

判」，(5) 未見直接或間接稱引資訊者稱「未知」。以下即依此定義判斷歸納之：

《大全》與清代前期《詩經》專著關聯表

作者	書名	關係	態度	《總目》分判
孫承澤	詩經朱傳翼	引用	尊崇	存目
朱鶴齡	詩經通義	引用	參考	著錄
陳啓源	毛詩稽古編	引用	批判	著錄
錢澄之	田間詩學	運用	參考	著錄
王夫之	詩經稗疏	未詳	未知	著錄
毛奇齡	毛詩寫官記	運用	參考	著錄
	詩札	未詳	未知	著錄
	詩傳詩說駁義	運用	參考	著錄
	續詩傳鳥名卷	未詳	未知	著錄
	國風省篇	未詳	未知	存目
	白鷺洲主客說詩	引用	批判	存目
吳肅公	詩問	未詳	未知	存目
張沐	詩經疏略	未詳	未知	存目
張能麟	詩經傳說取裁	暗用	參考	存目
閻若璩	毛朱詩說	未詳	未知	存目
秦松齡	毛詩日箋	運用	參考	存目
冉覲祖	詩經詳說	引用	尊崇	存目
李光地	詩所	暗用	參考	著錄
惠周惕	詩說	運用	參考	著錄
王鴻緒等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運用	質疑	著錄
王夢白	詩經廣大全	引用	尊崇	存目
陳曾				
趙燦英	詩經集成	引用	尊崇	存目
嚴虞惇	讀詩質疑	運用	質疑	著錄
王心敬	豐川詩說	引用	質疑	存目
陳大章	詩傳名物集覽	運用	參考	著錄
姜文燦	詩經正解	運用	質疑	存目
楊名時	詩經劄記	影響	質疑	著錄
陸奎勳	陸堂詩學	運用	質疑	存目
姜兆錫	詩蘊	影響	參考	存目
黃中松	詩疑辨證	引用	參考	著錄
夏宗瀾	詩義記講	引用	質疑	存目
劉青芝	學詩闕疑	運用	質疑	存目
顧棟高	毛詩類釋	影響	參考	著錄
諸錦	毛詩說	影響	參考	存目
張敘	詩貫	影響	質疑	存目

徐鐸	詩經提要錄	影響	質疑	存目
姚炳	詩識名解	運用	參考	著錄
應麟	詩經旁參	未詳	未知	存目
許伯政	詩深	影響	參考	存目
傅恆	御纂詩義折中	影響	參考	著錄
姜炳璋	詩序補義	影響	參考	著錄
范家相	三家詩拾遺	未詳	未知	著錄
	詩瀋	影響	參考	著錄
顧鎮	虞東學詩	影響	質疑 <sup>102</sup>	著錄
葉西	詩經拾遺	影響	參考	存目
史榮	風雅遺音	未詳	未知	存目

首先就「著錄」諸書和《大全》的「關係」論，則「運用」者八部、「影響」者六部、「引用」者三部、「暗用」者一部、「未詳」者四部。其次就「存目」諸書和《大全》的「關係」論，則「引用」者七部、「影響」者六部、「運用」者四部、「暗用」者一部、「未詳」者七部。統合「著錄」與「存目」等四十六部專著和《大全》的「關係」，除其中十部無法確實判斷是否參考過《大全》者外，其他三十六部與《大全》的「關係」是：直接具名「引用」者十部，未稱名但可確定「運用」者十二部，經分析後確認「暗用」者二部，透過《彙纂》或《詩義折中》間接「影響」者十二部。其中最晚不具名稱引《大全》者，係姚炳完成於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詩識名解》；最晚一部具名稱引《大全》者，是夏宗瀾完成於雍正十年（1732）的《詩義記講》。最早不具名稱引《彙纂》的，是楊名時的《詩經劄記》；最早具名稱引《彙纂》的，是顧棟高完成於乾隆十八年（1753）的《毛詩類釋》；最早具名稱引《詩義折中》的，則是姜炳璋的《詩序補義》。以上即清代前期《詩經》學專著與《大全》「關係」的狀況。

再觀察這四十六部書對待《大全》的「態度」，除十部「未知」者外，「著錄」諸書對《大全》的態度，則「參考」者十三部、「質疑」者四部、「批判」者一部，未見有「推崇」者。「存目」諸書對《大全》的「態度」，則「質疑」者七部、「參考」者六部、「尊崇」者四部、「批判」者一部。統合「著錄」與「存目」諸書對《大全》的「態度」，抱持完全接受的「尊崇」者有四部，全

<sup>103</sup> 顧鎮《虞東學詩》完全尊崇《詩經傳說彙纂》，但《詩經傳說彙纂》屬於「質疑」《詩傳大全》者，是以將《虞東學詩》歸入「質疑」之列。

部出自「存目」類，其中最晚是趙燦英完成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詩經集成》。選擇性正面接受其中部分的「參考」者有十九部，若排除稱引《彙纂》和《詩義折中》等「影響」一類，則最晚是姚炳的《詩識名解》。既有接受參考，也有批判糾正的「質疑」者有十一部，若排除稱引《彙纂》和《詩義折中》等「影響」一類，則最晚是劉青芝完成於雍正九年(1731)的《學詩闕疑》。至於幾乎完全不接受且「批判」者有二部，即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和毛奇齡《白鷺洲主客說詩》。這是清代前期《詩經》學專著對《大全》抱持「態度」的狀況。

就三十六部專著對《大全》的整體「態度」而論，若是將「質疑」類同時歸入「接受」（「尊崇」與「參考」）與「批判」等兩類中，就是以四十七部書為計算基準，則清代前期《詩經》學專著「接受」《大全》的有三十四部，佔百分之七十二以上；「批判」《大全》者有十三部，約佔百分之二十八，「接受」為「批判」的二·六倍左右。再就兩者「關係」而論，四十六部專著有十部未引述《大全》，約佔百分之二十二；引述《大全》的專著三十六部，佔百分之七十八以上，引述者為未引述之書的三·五倍以上。根據「關係」與「態度」呈現的情形，可見《大全》在清初依然受到重視的實況<sup>104</sup>。

明成祖(1360-1424, 1402-1424 在位)下令編輯《四書五經大全》自是爲了統一科舉考試的經說，雖主觀上不必然是爲了限制全國的經說全歸於一統，但誠如班固(32-92)「祿利之路然也」的觀察<sup>105</sup>，或者像劉筠(971-1031)說的「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那般<sup>106</sup>，由於科舉考試與個人甚至家族「祿利之路」的關係太大，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sup>107</sup>，根據一般市場的供需法則，買方有需要，賣方自然會供應，於是「考試領導教學」成爲必然結果，以《詩經》而論，《大全》即因此而嚴重影響整個明代的《詩經》學<sup>108</sup>，滿清皇權取代

<sup>104</sup> 此段論述原本未將「著錄」與「存目」分開討論，經審查學者提點而重新改寫，謹此致謝。

<sup>105</sup>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前漢書》（《四庫全書》本），卷88〈儒林傳〉，頁34。

<sup>106</sup> [宋]魏泰：《東軒筆錄》（《四庫全書》本），卷14，頁9。

<sup>107</sup> 此言多見於戲曲中，如：《荊釵記》第五齣、《琵琶記》第四齣、《邯鄲記》第五齣、《綵毫記》第八齣……等。見[明]毛晉：《六十種曲》（《古籍庫》本），頁315、547、1013、1423。

<sup>108</sup> 有關《詩傳大全》影響明代解說《詩經》的考察，可參閱伍純嫻：《明代《詩經》專著與《詩傳大全》關係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之討論。

明朝之後，初期的許多制度延續明代舊有模式，科舉考試依然照著明朝制度施行，從順治二年(1645)的八月舉行鄉試，直到雍正八年(1730)頒布《彙纂》之前，總共舉辦三十三科鄉試(順治七科、康熙二十二科、雍正四科)；三十三科會試(順治八科、康熙二十一科、雍正四科)<sup>109</sup>，這八十多年間科舉考試《詩經》科的官方標準答案，根據順治九年(1652)題准「今後督學將《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蒙引》、《存疑》、《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等書，責成提調教官，課令生儒誦習講解。務俾淹貫三場，通曉古今，適於世用。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矜奇立異者，不得取錄」的諭令<sup>110</sup>；還有蔣公超(1647進士)康熙九年(1670)擔任順天督學時，購貯縣學中的書籍有《詩經大全》<sup>111</sup>；康熙三十年(1691)雲南總督范承勳(1641-1714)和巡撫王繼文(?-1703)捐置學宮的書籍有《詩經大全》的現象<sup>112</sup>，可知當時科舉考試「經義」一科，係繼續沿用明朝的《五經大全》。《詩經》的官方標準答案，還是以朱熹《詩集傳》為主，於是尊崇補益朱熹《詩集傳》的《大全》，當然會列入選考《詩經》者重要的參考書目，在這種環境要求下，只要和科舉相關的《詩經》學著作，絕不可能完全捨棄《大全》不顧，即使在《彙纂》頒布之後，可能由於《彙纂》有將近六成內容與《大全》全同<sup>113</sup>，再加上閱讀的慣性，購買的方便性等等因素，《彙纂》並沒有很快取代《大全》的地位，在距離雍正八年(1730)頒發《彙纂》後六年的乾隆元年(1736)，官方還在想辦法鼓勵閱讀<sup>114</sup>，甚至頒發後二十年的乾隆十五年(1750)，《彙纂》依然還沒有達到普及的

<sup>109</sup> 筆者鄉、會試之計算原本錯誤，感謝審查委員之糾正及提供正確之文獻資訊。

<sup>110</sup> [清]英匯：《科場條例》(《古籍庫》本)，卷15〈鄉會試藝〉，頁172。這道諭令和明朝萬曆三年(1575)頒布的諭令幾乎完全相同，可見兩朝在科舉上的承襲。萬曆三年諭令，見[明]俞汝楫編：《禮部志稿》(《四庫全書》本)，卷24〈儀制司職掌·學校·考法〉，頁18-19。

<sup>111</sup> [清]張茂節修，[清]李開泰纂：《(康熙)大興縣志》(《方志庫》本)，卷2〈營建·學校考·書籍〉，頁119-120。

<sup>112</sup> [清]謝儼編：《(康熙)雲南府志》(《古籍庫》本)，卷9〈學校志·經籍〉，頁181。

<sup>113</sup> 伍純嫻：《《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比較研究》，頁82。

<sup>114</sup> [清]勒德洪等編：《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十七乾隆元年夏四月二十七日辛卯〈命廣布御纂經書〉：「《御纂周易折中》、《尚書彙纂》、《詩經彙纂》、《春秋彙纂》等編……聞各省雖有刊板，而士子刷印寥寥。……朕又思聖祖仁皇帝四經之纂，實綜自漢迄明二千餘年群儒之說而折其中，視前明《大全》之編，僅輯宋元講解，未免膚雜者，相去懸殊。……飭各該學，確訪童生中，有誦讀御纂諸經者，……不必貴以文采，有能答不失指

程度<sup>115</sup>，這當是清代前期《詩經》詮解諸書中，諸如：劉青芝《學詩闕疑》、夏宗瀾《詩義記講》等，依然稱引《大全》的主要原因，這也就可以瞭解《大全》在清代《詩經》學史上，確有其實際存在的地位與價值，若從政治考慮的角度言，則這或者也就是《總目》要對明代《五經大全》嚴苛批判的部分原因：貶抑《五經大全》以突顯清朝編纂的諸經說，優於明代的超越性地位與價值<sup>116</sup>。但反過來看則正可以證明，明代《五經大全》在乾隆朝之前，確實有其實質的學術地位，並構成清朝前期經學史的一部分。

經由前述實證性的考察分析，大致可以得知《大全》在清代前期《詩經》學史上實質性的意義與地位，從而可以比較有效的釐清明代《大全》在清代前期《詩經》學的影響狀況，同時由於《彙纂》有六成左右文獻資料來自《大全》的事實，可知《大全》還經由《彙纂》而影響整個清代的《詩經》學。《大全》是匯聚相關學者解說，以協助讀者更開闊、更深入，甚至更精確瞭解朱熹《詩集傳》的意義，並沒有提出不同觀點的意圖，是以全書看不到編纂者的學術資訊，可知《大全》的影響，最主要在《詩經》詮解文獻資料的延續性傳遞上，並不是提供某種不同於朱熹《詩集傳》的私見，同時也沒有編輯官員的閱讀心得。不過選擇何人何書何條資料進入詮解，絕非毫無規則的隨機挑選，必然是具有設定標準的選擇，這其實是傳統中國最常見「以述代作」的書寫形式，可知《彙纂》抄襲《大全》篩選過的解說資料，自也在無形中接受了《大全》部分的選擇標準，

---

者，所試文稍平順，童生即予入泮，生員即予補廩，以示鼓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清實錄》，頁 448-449。

<sup>115</sup> 盧啓聰：《《詩經傳說彙纂》研究——以編撰背景、體式內涵與思想特質為中心》，頁 50。

<sup>116</sup> 案：《四庫全書總目》批判《五經大全》的原因，就學術的角度言，或者僅係承襲顧炎武、朱彝尊等的意見。不過這裏則主要是從「政治角度」的考慮推論，兩者應該沒有嚴重的衝突。感謝審查學者的提醒指正。再者關於《四書五經大全》並非全鈔底本的問題，已經獲得證實，至於選擇挑選編纂的底本，是否真如顧炎武等清代學者認定那樣，僅是隨意挑選的問題，事實上還可以有其他考慮的空間。理由是：明朝永樂皇帝在永樂十二年（1414）下令編纂《四書五經大全》之前的永樂六年（1408），就已完成《永樂大典》的編纂。編纂《四書五經大全》的官員，不可能不知道編纂《永樂大典》使用的文獻。因此可以合理推測，編纂《四書五經大全》之先，編纂官員應有可能審視《永樂大典》使用的文獻後，選擇其中符合編纂內容要求的專著當作底本。顧炎武、朱彝尊等批判《四書五經大全》之際，完全忽略這個可能性，是以筆者以為還有斟酌討論的空間。審查學者以為此說與本文無關，且難以有效證實《四書五經大全》之編纂與《永樂大典》具有關連性，但筆者以為此一推論於今雖無文獻證實，但或者也可以提供相關研究者斟酌參考，是以沒有刪去。

因而可歸入接受傳述《大全》的行列，同時還間接影響整個清代的《詩經》學。本研究不僅有效證實《大全》在清代前期《詩經》學上依然具有影響力的事實，並合理推論透過《彙纂》影響整個清代《詩經》學的可能。對清代《詩經》學的研究者，不僅提供某些有效的答案，並達到有效說明研究清代經學史不可忽略明代《五經大全》重要的提醒，這對清代經學與學術的相關研究者，當該具有實質上提供答案與協助研究的功能。

# 《詩傳大全》與清代前期《詩經》 學關聯性探論

——以《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之專著為對象的考察

楊晉龍

本文以《四庫全書總目》收錄且存世的四十六部《詩經》專著為對象，探討明代《詩傳大全》在清代前期《詩經》學專著被接受運用的實況，以確定《詩傳大全》在清代前期《詩經》學史上的意義與地位。經由實際閱讀與網路資料庫搜尋的結果，確定雍正十年之前《詩傳大全》依然受到《詩經》學者的重視。且由於清代兩部官書：《詩經傳說彙纂》約六成文獻抄自《詩傳大全》；《詩義折中》亦頗多引述《詩經傳說彙纂》者。從而可知《詩傳大全》不僅對清代前期《詩經》學產生影響，還透過兩部官書間接影響整個清代《詩經》學。研究結果不僅能說明清代《詩經》史必須納入《詩傳大全》的理由，同時也呈現研討清代經學史，有將明代《五經大全》納入討論的必要性。所得成果對清代經學相關研究者，提供部分前人未曾注意的答案，有助於更深入瞭解清代《詩經》學的實際樣貌。

關鍵詞：《詩經》 《詩傳大全》 《詩經傳說彙纂》 《詩義折中》  
《四庫全書總目》 清代前期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hizhuan daquan* and *Shijing* Studi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s Seen from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YANG Chin-lu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ception of the Ming text *Shizhuan daquan* in early Qing dynasty *Shijing* (Classic of Poetry) studies. I propose that the *Shizhuan daquan*, before 1732, was highly valued by scholars of the *Shijing*, and because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the *Shizhuan daquan*, *Shijing zhuanshuo huizuan*, and *Shiyi zhezhong*, *Shijing* studies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Shizhuan daquan*; and even *Shijing* studies later in the Qing dynasty were also in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Shijing zhuanshuo huizuan* and *Shiyi zhezhong*. The study not only explains why the *Shizhuan daquan* should be discussed in *Shijing* studies of the Qing dynasty,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ng text *Wujing daquan*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Confucian studies of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Shijing* *Shizhuan daquan* *Shijing zhuanshuo huizuan*  
*Shiyi zhezhong* *Siku quanshu zongmu* early Qing dynasty

## 徵引書目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年。
- 毛奇齡：《毛詩寫官記》，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_\_\_\_\_：《詩札》，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_\_\_\_\_：《詩傳詩說駁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_\_\_\_\_：《續詩傳鳥名卷》，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_\_\_\_\_：《國風省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3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_\_\_\_\_：《白鷺洲主客說詩》，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3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毛晉：《六十種曲》，收入劉俊文總纂：《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年。
- 王夫之：《詩經稗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王心敬：《豐川詩說》，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9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王夢白、陳曾：《詩經廣大全》，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王靜芝：《經學通論》，臺北：環球書局，1982年。
- 王應麟：《詩地理攷》，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王鴻緒等：《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冉覲祖：《詩經詳說》，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4-7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史榮：《風雅遺音》，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9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皮錫瑞著，周予同註：《經學歷史》，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
- 伍純嫻：《〈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比較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 \_\_\_\_\_：〈《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關係探論：簡析明代《詩經》官學的延續與發展〉，《中山人文學報》第20期，2005年夏季，頁81-118。
- \_\_\_\_\_：《明代《詩經》專著與《詩傳大全》關係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

系博士論文，2014年。

- 朱善：《詩解頤》，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朱熹：《詩經集傳》，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朱鶴齡：《詩經通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吳肅公：《詩問》，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3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吳蔚、劉莉：〈論《詩經傳說彙纂》之文學傾向：以〈關雎〉篇為例〉，《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頁66-70。
- 呂祖謙：《家塾讀詩記》，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李光地：《詩所》，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李詩續修，陳中元續纂：《（光緒）淳安縣志》，收入劉俊文總纂：《中國方志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1-2013年。
- 林慶彰：《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 俞汝楫編：《禮部志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姚炳：《詩識名解》，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姚濬昌修，周立瀛纂：《（同治）安福縣志》，收入劉俊文總纂：《中國方志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1-2013年。
- 姜文燦：《詩經正解》，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姜兆錫：《詩蘊》，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3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姜炳璋：《詩序補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洪湛侯：〈《詩經傳說彙纂》解題：《詩經要籍解題》選刊〉，《杭州大學學報》第23卷第2期，1993年6月，頁110-113。
-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胡廣等：《詩傳大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英匯：《科場條例》，收入劉俊文總纂：《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年。

- 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_\_\_\_\_：《詩瀋》，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夏宗瀾：《詩義記講》，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8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孫承澤：《詩經朱傳翼》，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2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徐鐸：《詩經提要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8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班固著，顏師古注：《前漢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秦松齡：《毛詩日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3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張沐：《詩經疏略》，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3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張茂節修，李開泰纂：《（康熙）大興縣志》，收入劉俊文總纂：《中國方志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1-2013年。
- 張能鱗：《詩經傳說取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3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張敘：《詩貫》，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8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許伯政：《詩深》，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9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許謙：《詩集傳名物鈔》，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陳恆嵩：《《五經大全》纂修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
-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陳傳良：《春秋後傳》，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陸奎勳：《陸堂詩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傅恆等：《御纂詩義折中》，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惠周惕：《詩說》，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黃中松：《詩疑辨證》，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楊名時：《詩經劄記》，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楊受廷修，馬汝舟纂：《（嘉慶）如皋縣志》，收入劉俊文總纂：《中國方志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1-2013年。
- 楊晉龍：〈論《詩傳大全》與《詩傳通釋》的差異〉，《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8期，1996年3月，頁105-146。
- \_\_\_\_\_：〈《詩傳大全》來源問題探究〉，收入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年。
- \_\_\_\_\_：《明代詩經學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年。
- \_\_\_\_\_：〈論《詩問略》之作者與內容〉，收入鍾彩鈞主編：《傳承與創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
- \_\_\_\_\_：〈從《詩經傳說彙纂》到《詩義折中》——清代兩部官訂《詩經》注本詮釋形式之比較〉，收入黃沛榮主編：《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年。
- 葉西：《詩經拾遺》，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9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趙燦英：《詩經集成》，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4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輔廣：《詩童子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劉青芝：《學詩闕疑》，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劉瑾：《詩傳通釋》，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蔣溥等編：《御覽經史講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諸錦：《毛詩說》，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盧思誠修，季念詒纂：《（光緒）江陰縣志》，收入劉俊文總纂：《中國方志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1-2013年。
- 盧啓聰：《《詩經傳說彙纂》研究——以編撰背景、體式內涵與思想特質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
- 錢澄之：《田間詩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閻若璩：《毛朱詩說》，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應寶時修，俞樾纂：《（同治）上海縣志》，收入劉俊文總纂：《中國方志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1-2013年。

- 應麟：《詩經旁參》，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77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
- 謝儼編：《（康熙）雲南府志》，收入劉俊文總纂：《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 年。
- 韓佩金修，張文虎纂：《（光緒）重修奉賢縣志》，收入劉俊文總纂：《中國方志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1-2013 年。
- 魏泰：《東軒筆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 年。
- 嚴虞惇：《讀詩質疑》，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 年。
- 顧炎武著，徐文珊點校：《原抄本日知錄》，臺北：臺灣明倫書店，1979 年。
- 顧棟高：《毛詩類釋》，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 年。
- 顧鎮：《虞東學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 年。